

冊七

書名 繪芳錄八十回 光緒四年序上海申報館排印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冊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5
 編號 D8665200

繪芳錄

第一回

千里關山欺二豎

六朝金粉擅雙珠

西冷野樵著



暇日無事徧閱諸家說部如西廂還魂長生琵琶等書寫得淋漓盡致
 無非揮一個情字言言合理洞中人心古今來多少英雄總不能於
 情脫即人生五倫之樂皆可言情出身仕國魚水之情居家事親色
 笑之昆弟聯隸萼之情夫婦篤燕好之情朋友有投贈之情推之於
 日月時虫魚花鳥目見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皆足怡我性悅我
 情得乎情之正者或不然秦樓楚館日逐狹邪白首爭盟黃金
 買或得一知己兩兩情濃生死不易若者雖非情之正亦情之鍾
 也如朝暮陽台沉酣雲雨則謂之淫所謂情者非人人共喻之情
 惟得之情宣諸口而不能蘊於心而不泯刻骨相思切身痛癢
 者情然而非什百庸衆之流所能夢及何也緣情以文生文以
 人魁首始識情真仕女班頭方臻情妙或以余言爲誑者盍
 觀工咏琴操通禪憐人小小湖前墓石藪存不語真真畫裏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繪芳錄八十回 光緒四年序上海申報館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繪芳錄 第一回

一

K309
(7)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65(7)

繪芳錄

第三十一回

衆學士爭咏合歡詞

醋夫人尋開新姨宅

西冷野樵著

却說王蘭娶了洛珠進京寄居雲從龍府內自己留心四處尋找房屋
 不是攢高即是地僻都難以合意一日無事偕了祝伯青到柳五官家
 來五官迎接入內茶罷五官詢問浙江風俗王蘭將各屬山川名勝細
 說一番伯青即說到王蘭要覓住宅五官道這又何難該早爲與我商
 量倒成功多時了恰好我東城外一所住宅租戶走了本租與一個部
 屬裏官兒住的月前他放了外任昨日料理清楚携眷出京所以房子
 定了下來到後有四五進住宅外有羣房想者香不過一房家眷也狠
 够住的王蘭聽說喜得作揖不止連呼妙極難得你有這麼一所房子
 好歹讓了我住罷你要多少房金我都不少一個兒五官笑道你可不
 是糊塗了難不成我還與你計較麼你愛住明日即搬了進去倒是先
 叫人去房子裏看一看該何處要收拾的却要收拾非是我說句小器
 話那收拾的使用我却不問了王蘭忙道你不要問自然我去收拾伯

青在旁笑道好了五官真算者香一個知己朋友此時給房子他住比送甚麼貴重東西與他還要貼寔些可惜我們沒有市房這分大情面却被五官占了頭籌兒去非但者香感激柔雲那邊也要感激的說起來連我們多要感激着你嘗了日日受者香的聒噪他近日爲尋房子都急瘋了不說他尋不出住房反怪我們不代他盡力可不甚笑話麼王蘭笑着在伯青頭上打了一下道小鬼頭連你多打趣我起來你不要得意我多有處報復得着你卽向五官要了匙鑰交代跟來的家丁到東城外房子裏去看該有那處收拾的趕緊裱糊等等我在祝大老爺處待你回信家丁答應去了五官又留伯青王蘭吃了飯方同着伯青回至江府那去的家丁早已轉來道房屋看過了沒有甚麼要收拾的處在連裱糊的地方多還有半新可以用得就是動用的物件以及陳設器皿却一點沒得請爺的示下如何措辦王蘭道你看那裏該用甚麼卽去添置別處多可將就惟有新姨太太房內却要華麗些你開個賬上來我兌價與你家丁應着退出王蘭在書架上取過一本歷日擇定八月十三日是上好吉日進宅并約伯青等人此日到新屋裏去

伯青道不用你請我們多要來恭賀的王蘭又坐了半晌方回轉洪府先在洪鼎材夫婦面前假說從龍約他到天津訪朋友去大約十餘日方可回來洪夫人因秋節在卽不欲女婿遠出又不好深阻只說姑爺早去早回王蘭到了房內也與靜儀小姐說明次日卽搬至伯青處住下三日內已將各樣陳設物件置辦齊全先一日王蘭卽移至新宅見屋宇果然高大新房內收拾得神仙洞府相似又叫人四處張挂燈綵洛珠就在從龍處起身宛如迎娶大禮一般只不驚動外人那幾家至好朋友伯青從龍二郎漢槎等四人都早爲請定他們公送了一分賀禮是日清晨伯青等四人約齊一同過來道賀少頃柳五官亦至王蘭叫了一班清音在廳前吹唱且說雲府那邊程婉容小姐與林小黛代洛珠開臉穿換公服叫僕婦扶着洛珠在內堂上轎一路上也用全付執事提燈高照粗吹細奏亦覺熱鬧非常到了新宅門首三聲雲炮升空將大轎抬入中堂僕婦們扶出洛珠先一人拜了天地祖先然後方請王蘭交拜合卺已畢送入洞房上下人等王蘭一概多有重賞外廳上早點得燈燭輝煌當中擺了一席伯青等五人挨次入座王蘭末位

相陪酒數巡後從龍道者香今夕大喜且又素愿頓酌可謂雙喜我等
焉可無詩以誌今夕伯青接口稱好二郎道在我的意見不如大家填
詞一闕似覺比做詩新鮮些你們以為何如從龍道尤妙即從我填起
不佳不切者罰酒十杯回身叫人取了筆硯安置席上眾人俱停盃思
索不一會次第寫出柳五官取過先看從龍填的一闕道

燭影光凝簾旌初啓寶鼎香焚繚繞月魄涵輝映長庭清皎看今夕
道是蕭郎弄玉相會地久天長偕老幄綉鴛鴦露丰次妖嬈步瑤
階宛入蓬萊島三星照軟語殷勤禱但願世世生生結齊眉常好樂
風流艷福人間少綢繆意莫放秋闈曉先兩日早占佳期惹嫦娥妬
惱 右調拜星月慢

眾人聽了齊聲贊好而且貼切時事一絲不浮的是八月十三日的
景致五官又念伯青的一闕詞道

銀蟾光滿花影紅搖文窗睡鳴香焚猶憶重簾捲凭亭檻携手軟語
頻頻含愁微露雙蛾鎖叮嚀處何厭諄諄回頭指鴛鴦穩宿笑顰百
樣宜人 最堪愛挑燈坐記情酣戲嚙玉齒纖痕提起從前事無端

離合總是有前因問天涯阿誰知己能如彼柔婉温存恨盼煞遲回
日影偏也不近黄昏 右調五綵結同心

五官接着又念二郎的一闕詞道

開軒景愛中秋月皎潔正當天屏張孔雀堂開翡翠共坐華筵 禱
詞低訴姮娥願我人月雙圓三生今夕齊眉百歲天上人間 右調
人月圓

眾人亦贊好不絕五官又念漢槎填的詞道

三生石上因緣結天也安排人也安排好事今宵頓永諧 海棠沉
醉風前懶郎亦多才女亦多才漫教花陰曉漏催 右調采桑子

漢槎道我向來不工於詞之一道前日偶翻閱古人詞句覺其淺近處
尚可領會今日屈於楚卿之令勉強填了一首不知音調可諧作法可
合從龍道初學能有此妥洽將來不患不成名手子騫若再精於詞真
可與愛卿工力悉敵不至讓他獨步占先了漢槎笑道你們說我即說
我何苦每次說到我多要以愛卿作比較是何意見呢伯青道何以我
們言及子騫即不忘愛卿言及愛卿又不忘子騫只怪你兩人太好狠

了教我們不能顧此舍彼二郎即叫人取過一幅花箋囑五官將四調詞工楷膽上貼於新房內王蘭道蒙諸兄惠題頓令蓬華生輝但中多謬贊恐柔雲與我皆不克當二郎道何以見得以你之風流儻儻以柔雲之流麗端莊是稱一對名實相符的好夫妻只愧我等才疎未能描寫到十二分淋漓盡致的地步你反說起不克當來從龍道你二人皆不用謙遜我們坐坐也該散了不可担誤人家良宵美景衆人同聲稱是復又傳杯遞盞痛飲了一回時已三更伯青等五人起身作辭各歸私第王蘭送出衆人回至後房見洛珠早除御殘粧坐在燭光之下愈顯得媚態橫生令人心蕩王蘭命退衆女婢携洛珠入幃成就百年好事他二人本爲舊雨又係新婚更添一倍恩愛次日王蘭走謝衆人已畢從此即杜門不出一則因假期未滿二則恐洪府的人見着不便連貼身的家丁三桂兒都叫他足不出戶惟日伴洛珠頑耍或畫眉窗下或閒話閨中敲棋聯咏擲笛徵歌無樂不作真乃占盡人間艷福到了中秋這一天正是三朝又請了伯青等人飲了一日酒自是三兩日即邀了伯青等過來小聚洛珠亦常提及他姐姐終身的話王蘭道此事

須緩以圖成若欲速則不達况伯青是有父母的人萬不能不稟請而行非我與楚卿可比好在一兩年內伯青即要告終養的那時我等也要請假回籍即當設法婉稟祝公那纔穩妥你便中可寄一信與晚秀囑他不要愁煩這件事多在我們身上斷不置之膜外洛珠聞王蘭說得近理也不好過於催迫只有暗中作了一札寄回南京與他姐姐慧珠轉眼王蘭假期已滿前兩日即先至洪府說甫從天津回城又去銷了假仍舊入值辦事但不能常宿在新宅內或隔一二日即託言公務冗煩不能回來或說在友人處夜宴初時靜儀小姐并不介意日久未免生了疑惑凡王蘭說辦公的日期問到父親多不知道甚至這日連一件公事都無又問跟隨的人在何家宴會多言語支離吞吐不明靜儀亦是個有心計的人曉得其中有了事故這一日王蘭又說出門赴宴囑付靜儀不要久待遲則即不轉來了靜儀口雖答應却暗將平日跟他出門的人換了下來另外遣人隨王蘭去了偏生這幾日三桂兒亦在府內土蘭恐人看出破綻出門都不帶三桂兒去只帶洪府一名得用的家丁却背地買通了他不許多講今日見換了人跟隨只道那

家丁有事牽絆住了王蘭做夢也想不到靜儀要拷問他兩人的口供
靜儀見丈夫已去即將那家丁與三桂兒一齊喚入後堂靜儀見他兩
人進來突然變色道姑老爺近日在外做下一件瞞我的事我久經訪
聞明白只可惡你這兩個該打死的奴才隨着主人串同一氣單只瞞
我一人今日好好直供出來饒爾等狗命若有半句含糊即刻請老太
爺送到刑部裏活活處死你這兩個奴才三桂兒等正在疑慮喚他們
進來有何話說忽聞靜儀劈空問及又偷看靜儀怒容滿面形似夜叉
情知走露風聲難以隱藏兩個人爬上幾步將帽子除下在地十雙雙
碰頭道小姐的明見小的們寔係不知姑老爺做了甚麼瞞小姐的事
即作姑老爺做出甚麼事來還與小的們商量麼小的們是奴才也不
敢過問主人的事小姐既知道姑老爺做的事即請問姑老爺就是了
小的們要求小姐格外開恩靜儀冷笑道好兩個利辯的奴才推得干
干净净就像一點影響多不曉得反教我開始老爺去你兩個人平日
是專於伺候姑老爺的不問你們倒問誰去三桂兒是他主人南邊帶
來的多年的心腹瞞我尚情有可想你這奴才吃的我洪家飯反向着

外人欺你小姐論理即該處死回頭對眾婢道你等去請了老太爺來
先把這背主忘恩的奴才送官究治然後再辦三桂兒雖說你是你主
人帶來的可知我是你主母也辦得你那家丁聽了靜儀的話回後一
想道哎喲我好胡塗呀果真我一千年是洪家的用人日後還要靠洪
家吃飯的就作姑老爺待我甚好也不見得即帶了我去找何苦替他
欺瞞自家小姐想罷連連磕頭道小姐請息怒小的直說了這見姑老
爺做的事並非小的引誘遂將王蘭如何帶了洛球入京如何賃屋另
住的話從頭至尾細說把個三桂兒急的在旁搔耳撓腮又不好止住
他不說暗暗躁足道主人你錯使用人了他到底是洪家的人不比自
幼跟隨可爲心腹若是小姐單問我一人今日拚着打死我也不肯直
說出來靜儀聽那家丁說畢早氣得眼紅眉豎又問道帶了那娼根進
京安置在誰家的不能一入了城卽有這處現成的房子家丁道借在
雲大人衙門內的就甚八月十三那一日亦從雲府娶過來的靜儀點
頭道怪不得他那一班朋友如膠似漆的多是一起狐羣狗黨狼狽爲
奸的東西轉身又問三桂兒道他所說的這些話可有冤屈你主人沒

有三桂兒低着头道小姐恩典好在他已回明了件件多是有的靜儀
睜着兩眼望了他兩人半晌鼻孔內哼了一聲道你這兩個奴才該問
甚麼罪呢即分付女婢等傳話外面老總管將他兩人好生管押不許
一步走開女婢答應帶了二人出來交代了總管家丁靜儀坐在房內
愈想愈氣即起身走到中堂見他父母商議此事恰好洪鼎材夫婦正
對坐閒話忽見女兒怒形於色忿忿的出來老夫婦狠吃了一嚇靜儀
上前給父母請了安在洪夫人肩下坐了洪夫人笑道你又有甚麼不
悅氣得這般顏色靜儀聽說不禁一陣心酸滔滔淚下將王蘭如何瞞
着他娶妾現在另自居住的話細稟父母又道並非女兒吃醋不容丈
夫娶妾大人家三妻四妾十二金釵也是有的爭奈女婿這般行爲甚
不合禮他全沒有半分結髮之情將來女兒還怕不落在他們圈套裏
麼定要磨折殺了要望父親母親作主代女兒想個出頭之計不然女
兒與其死在人手內莫若死在爹娘面前倒還情愿說罷放聲大哭洪
夫人聽了搖頭道我兒不可如此執性凡事多要歸情理上說丈夫家
有妻有妾不爲過分況女婿先妻後妾亦不爲越禮他既怕你話瞞住

你另尋房子安頓你也只好佯作不知惟有格外曲盡爲婦之道或可
感動其心待你加倍情愛而且女婿亦是個明理的人即是置了妾萬
分寵愛他也不至磨折殺你你若一味恃蠻尋鬧愁的女婿老羞成怒
那時反不好收場就叫丈人文母一定說女婿不應置妾這句話亦難
出口我兒你是知書達理賢慧的人各事總宜三思而行不可苦壞自
家身體少停兩日待爲娘的相機而論勸女婿一番看他如何答我洪
鼎材初時聽他女兒所說早氣得七孔烟生又聞夫人全是勸女兒忍
耐的話却不怪女婿反怪女兒過於性急也不等夫人說完即大聲連
呼可惡道你真真老蠹了王蘭那小畜生狂妄自尊天下人多不在他
眼內今日做這件事非獨欺負我女兒亦甚蔑視你我娶妾不妨難道
不該與我家說明麼不知我女兒怎生挾制他又怎生狠毒待人他所
以纔瞞着我家賃屋納妾這個名聲傳說開去女兒固就不賢之名你
我做岳父母的也要惹人議論女婿本不敢十分放肆多是你們平時
作釀出來的我的兒不要聽你娘的話既然丈夫葬送你這不賢聲名
你爽性鬧他一鬧大家都不得安穩最好你今日就到新宅裏去將這

媚婦羞辱他一場問他究竟算個甚麼人料想你丈夫也不敢奈何你他總不能身就寵妾滅妻之名他果真難爲了你自有老子作主問他可要這個前程了不怕他具通天手段也難逃公論我只當他放了一次差回來該懂點人事那知分外無知若不屈抑他一回太覺我洪家可欺了一席話正中了靜儀的心志好生歡喜止住悲聲道女兒也想與他拚一拚借此出頭因未稟明父親不敢造次既父親如此吩咐女兒即去不然恐他得了風聞去做手脚遂起身回房收拾又叫女婢傳話外面備轎把三桂兒等帶着領路你們也全行跟了我去洪夫人見他父女說得高興全不顧情理又知阻擋不下長嘆了聲道罷了罷了隨你們怎樣鬧去我從今再不過問但是閨閣千金開口即說要鬧却成何話說亦有這樣胡塗老子反縱容女兒去鬧我只怕這一鬧反下不去那時方悔之不及好在你們說我老騷了竊恐我的兩句老騷話倒有點意味我若多說又要怪我作釀女婿了說罷賭氣回房他父女兩人正在盛怒之際那裏還聽洪夫人的話也不答他少頃靜儀穿戴已齊復至中堂來見父親洪鼎材又囑付先到雲府詢個清澈將你去

的一番意思告訴雲家知曉然後再往新宅此謂先發制人兼使雲家自家慚愧靜儀答應走出火巷口上轎衆婢也各自坐了小轎又叫總管家丁押着三桂兒等兩人在前引路先向雲府不一會到了府前男雖係世好內眷却未通過往來今日洪小姐忽然來此其中必有事故小黛道且去迎接他進來見了面自然明白婉容笑着啐道我把你這與蹄子嘴擗破了你的我豈不曉得見了面自然明白不勞你提撥我不過背地度量他突如其來的甚麼緣故倒引出你一句冰冷的話來小黛笑道誰教你問我的不用說閒話了尊客倒好久經下轎不要與我鬥口怠慢了尊客兩人忙出堂來接恰好靜儀下了轎衆婢簇擁進內程林二位夫人迎入中堂行禮已畢邀請入座彼此各叙寒暄靜儀又問了小黛方知是馮二郎的夫人遂起身對二人萬福道小妹今番造次晉謁非爲別故只因有一椿不明白的事要請問二位姐姐二人忙立起答禮復又坐下程婉容陪着笑道姐姐請分付小妹等願聞靜儀遂將訪得他丈夫置妾刻下另尋了房屋居住娶的這一日據聞

由尊府這邊起身又聞入京的時候亦先寄頓尊府想此女根底尊府都該盡知其細非是小妹不顧羞耻不能容丈夫娶妾但是瞞着我做事其中顯有情弊是以小妹斗胆過來問個以實望二位姐姐原諒再者娶妾亦是尋常之事京中若大地方還怕沒有出色女子定要由南京携來是何緣故况聞此女是青樓出身這種人未必能守閨訓怕日後做出傷風敗俗的事來豈不有玷家聲故而小妹愈不得不問個澈底澄清程婉容聞說恍然大悟我料他此來定有緣故原來這件事被他識破了正欲回答旁邊早惱了林小黛不由得滿臉通紅氣上心來因為靜儀說到青樓出身的女子不守閨訓必然做那傷風敗俗的事小黛不是從青樓出跡就罷了所謂鬼死狐悲物傷其類忙接口道姐姐真乃明見萬里就是姐姐今日不來小妹等正思日內親往尊府告知此事日前王大人帶了此女進京要借住我處因為皆是至好不便推却留他住下孰知此女太不似人信口開河住在做處約有半月每說到他們青樓中閱人雖多倒能悉透情天慾海不過如斯反可堅貞自守惟有名目低微些若論名門巨族的千金小姐偶一失足作出事

來竟有不堪設想者你想這些話可令人生氣小妹倒也罷了程家姐姐的肚皮都被他氣裂因碍着王大人面上只好忍耐非是小妹攔撥姐姐此去倒要結實的給他一個利害他以後纔知道人事不敢亂說誇獎自己卑貶他人呢小黛句句多是罵的靜儀他如何不明白自知失言只圖罵得洛珠暢快不料敲弓擊弦傷了小黛頓時臉紅耳赤萬難久坐只得起身作辭道小妹今日輕造尊潭殊屬冒昧容改日再來謝罪暇時還要請二位姐姐過去飽聆雅教皆因此女聞在尊府棲止多日其中恐有輕囑不得不來請問一聲所以告罪在先千祈勿怪婉容道姐姐說那裏話小妹更覺惶恐了若知王大人瞞着姐姐的理當送個消息反勞姐姐辱臨小妹等身上早就了不是亦容改日踵階謝咎彼此又謙遜了一回程林二位夫人直送至二廳見靜儀上了轎方纔回後林小黛道那裏來的這種冒失鬼你氣丈夫娶小姑酸吃醋着不得關別人甚麼事沒有說了幾句話即開口傷人我久聞他是個悍婦若不教訓他一番他還要自尊自重呢也不怕肉麻婉容笑道罷了你發作的話他也够受了若是我却說不出來呢雖說他不好你亦未

免言之太甚小黛頭一扭道甚麼叫做太甚他來意不善即怪不得我明知他此去尋洛珠啣氣故意嘔他一謳好在柔雲也是個可兒他今番斷不會討好我們放長着耳朵聽笑話罷不說程林二人背地議論且說靜儀出了雲府分付三桂兒等領路向新宅裏來坐在轎內愈覺懊惱原是到雲府內問個明白兼之訴說自己來意不料反受了小黛許多言語又係自家理屈只得隱忍下這一口氣無處發洩惟有到新宅裏將那娼根出氣不一時已至門首轎前家丁正欲進門去說早被靜儀在轎內喝住命將轎子一直擡入內廳下肩那兩邊門橈上坐有許多新來家丁忽見一乘大轎後隨無數小轎進了門直向裏走不知是誰家宅眷一個個站起又不好上前阻擋一回頭見三桂兒與那同夥的家丁也跟了進來衆人扯住三桂兒問道兄弟這是那家府裏來的怎麼你們也跟着三桂兒忙附着此人耳畔低低說了幾句叫他速速進去送信洪府裏大小姐來了那人狠吃了一驚急忙轉身在人叢裏擠進從火巷內抄近飛奔後堂見王蘭正同洛珠對坐着棋兩個婢女蹲在石上說笑那人急走近王蘭身畔道回爺的話王蘭因一角

棋腹背受敵出神凝想驀地被那人嚇了一跳正欲發作那人遂一口氣將靜儀來的話說了又道轎子已進二門速請示下好去預備王蘭聞說頓時手忙腳亂推開棋枰站起道他怎麼曉得到這裏來呢是誰多的嘴那人道三桂兒領了來的王蘭蹀足道可惡這狗才他竟敢壞我的事麼你們也胡塗得狠不該讓他進來就說這裏不是那人要笑却不敢道三桂兒已同了大太太一路來還賴得去麼又見第二起家丁上來道大太太已在廳上下了轎要進來了王蘭聽了分外着急惟有抱怨他們沒有阻擋洛珠在旁從容起身道他既來此自然是訪實了又帶着三桂兒引線料想擋不住的你急也無用况他此來斷非善自干休若見了你反不好說話你且暫避待我去會他自有主見一句話提醒了王蘭連稱好極大踏步走入後進心內却放不下如何結局囑咐家丁在此打聽我到江府等信說罷繞至火巷出後門去了洛珠見王蘭已去叫人將外間所有王蘭幾樣用物全行收過又令衆家丁在階下伺候恐來人動變早見一簇女婢扶攙着靜儀進來洛珠故作驚訝連問是誰靜儀一見了洛珠人材美麗裙襖鮮明心頭無名火早

冲起十數丈高那裏還顧青紅皂白指定洛珠大罵道你這狐媚娼婦
胆子有多大好容易就怎麼安安閒閒同着男人住在一處論理即是
我家娶的妾也該來謁見我盡其小婦之道尙情有可恕娼婦我到底
問你這樣不明不白究竟算我家甚麼人說着早至堂中坐下吩咐衆
婢道你們入內將老爺找出來說我在此倒要看他有何顏面對人再
者亦要問他這個娼婦是我家甚等人洛珠初時原欲俟靜儀入內看
他若何動靜好用言語打發他今見他一來即破口痛罵娼婦不絕不
禁勃然大怒變色道你們這班該死東西我家不認識的人也亂放了
進來況且不知那裏來這個瘋顛婦人無故到人家來信口詈罵難道
沒有烏珠子麼看看可認識得我又亂說甚麼請老爺出來是誰的老
爺呢不成自家沒有丈夫到人家來找老爺麼看這婦人倒像大人家
出來的何以這般不成體統不顧羞耻你們將他攆出去罵得階下衆
家丁多不敢開口靜儀直氣的癱在椅上回頭叫衆婢道這娼婦還了
得天多反了竟敢罵起我來你等與我揪他下來捶死他有理再說衆
婢見洛珠鐵錚錚坐在上面一毫不懼而且又沒見王蘭何能用武內

中有幾個年長解事的近前低低道小姐沒有抓着人家把柄老爺又
不在這裏何以見得就是莫若將三桂兒喚上來質認他即無詞可措
儀靜聽了一疊聲的叫三桂兒那知他兩個人明知多要叫他們上去
又聞王蘭早已走開洛珠必定翻過臉來不認小姐定見叫我們上去
質實真真說也不好不說也不好能得罪那一邊呢兩人商議停當趁
着人衆忙亂之際洪府總管家丁又去小解他們早一溜烟跑到江府
暫避待這件事鬧定了再作計較連那個家丁此時也追悔不及雖說
我是洪家人到底不可得罪姑老爺怕的窄路相逢放我不過好在我
說明此事不爲欺負小姐不上去質實亦算報効了姑老爺所以亦同
三桂兒走脫女婢出外半晌進來道三桂兒等兩人早經溜去了洛珠
聽得帶來的眼線已走心內暗喜他沒了把柄益發拍桌敲台高聲大
罵說我也不認識你是誰好端端鬧到我家來是何緣故可知禁城之
內容不得你這些混帳女光棍胡行亂鬧靜儀聞三桂兒等已走王蘭
又不在座又見洛珠花容鐵青自己反無了主意早軟下了一半道你
不要嘴強難道我不訪實就來此麼你是我家老爺由南京買回來的

瞞着我私住在外此時你將老爺藏過容你抵賴少頃自然還你個寶據洛珠呼冷笑道哦怪不得說了半天纔有半分明你家丈夫瞞着你娶小你疑惑是我這裏所以纔與我鬧的可知我家是何等人氏第一件誣良作賤你即不得過去也罷我太太姑容你去搜尋若搜出你丈夫怎生說法搜不出你丈夫又怎生說法遂喝令衆家丁看守前後門戶他若搜不出人來休想走脫你們再領着他四處搜去靜儀心內已有兩分着慌想道難不成我委係尋錯了桂兒那奴才有意給苦我吃的又轉想道他定將王蘭藏過一旁故意的詐我不要上了他的算計好歹搜一搜再議硬着頭皮命衆婢用心四處搜尋若見了老爺切不可放走了他衆婢聞說即往前後尋找甚至柴房裏夾道內多搜尋遍了毫無踪跡靜儀也留心察看或王蘭穿換的衣服使用的物件有了一件即可爲據誰知竟尋不出半點來衆婢搜了半晌轉來道各處多搜尋過了實在沒有想必老爺今日沒有來此時靜儀心中分外着急又走不脫身痴痴的坐在椅上呆想洛珠道你們多搜尋了是真沒有你家老爺可見你們一起人淘是女中光棍借端訛詐今日

偏生尋到你祖太太頭上來了遂分付階下衆家丁道你們着兩個人到老大人府裏去稟明此事請老大人知會刑部裏派兩名兵役來將這班女光棍抓去審問階下家丁人人得志無不暗贊洛珠有胆又暗笑靜儀今番怎得脫身聽得洛珠分付一齊答應道不用小姐囑付小的們已經差人稟老大人去了還了得嗎問這班女光棍有多大胆子都欺負我們家小姐起來好笑還裝得怎麼有體有面的洛珠貼身兩名女婢也走過對靜儀道你這位奶奶敢是活得不耐煩了怎生鬧到我們府裏來你亦有兩個耳朵打聽着這裏可能容人討野火麼又係無中生有的事還不趁早求我家小姐不然請了老大人來那纔真不得了呢你這位奶奶究竟姓甚麼看你也似好人家模樣怎生想做這些買賣難不成真是瘋子麼衆男婦人等你言我語說得靜儀無地自容又聞衆人稱呼小姐又說甚麼請老大人來眼見是上了三桂兒等當真尋錯人家了却怎生收得起科來心內又愧又怕衆婢也聽呆了又見靜儀現出懼相他們分外沒了主意怕的當真究辦小姐可以無碍我們是吃苦吃定了只得一齊上前向洛珠請安道小姐且請息

怒實係我們家小姐是尋找我家姑爺私娶的妾不知怎麼誤入你小姐府內主人冒犯之處婢子們過來請罪況且我家小姐亦是有體面的人家你家老大人就該知道了此時却不便說出名姓洛珠聽了又好氣又好笑裝着滿面的怒容一聲冷笑道據你們說尋錯了誤入我家那也不妨進門也該問個三長四短怎樣人多認不清楚即大鬧大罵起來難道我就曰受你們一頓躑躅麼到底你家姓甚麼是個甚等有脚力人家擅自欺人若是階下衆家丁也趁勢收場齊上來道既然來人說明快走到我們府裏來還求小姐高抬貴手恕了他亦不必追問名姓給他個體面罷衆家丁又做好做歹催促跟來衆婢還不快同你家這位奶奶走罷少停老大人來那就真了不了衆婢此時早嚇得昏天黑地也不由靜儀作主攙起他來急急出了後堂連聲喚轎夫抬過轎子將靜儀推入衆婢亦上了轎飛風去了外面洪府衆家丁也被新宅內衆人言三語四的數說了一陣正摸不清頭緒忽見小姐上轎回府衆家丁亦忙忙隨着同行到了府前靜儀出了轎一路放聲大哭來至後堂只要尋死把洪鼎材嚇得不知何故細問衆婢方知尋錯人

家了三桂等的哄騙女兒反挨了一番羞辱幾乎鬧出大事現在三桂等又逃脫了究竟這個人家未知是與不是却暗恨女兒太爲孟浪怎麼進門的時候不問個清白即如是見沒有王蘭在座都要拿着一椿把柄或問明了方可發作此時又不好埋怨他見他已哭得淚人一般反用好言寬慰命衆婢伏伺小姐回房歇息此事交在我身上總要訪個水落石出又將衆家丁叫上問了一遍又問可曾細詢四鄰到底是否衆家丁道彼時小的們皆在外面只聽得裏間吵鬧他家人手又多不容小的們入內後來見小姐出來也只好就跟回來了小的們亦受了他家多少挫折却沒有想及去問四隣洪鼎材聽了大罵道你等這一班該死沒用的東西些許小事多訪問不出叫你等跟去做甚麼呢反丟了自家面孔難不成你等是啞子麼問一問四隣即知底細這點小兒識多沒有還算人嗎限你們速去再訪問是否即如不是亦要訪問是甚等人家俟辦過這件事再與你等算賬說罷又使勁罵了一頓忿忿回後衆家丁齊稱晦氣道這是那裏說起跟出去受人家的氣已經難處了回來又不討好說不得我們仍要去一遭倘然是姑爺的

小婆子家有意詐嚇我們即加倍給他一頓氣受把那小娼婦揪出來
撕碎了他拚着不在這門裏吃飯了好讓他們丈人女婿吵窩子去衆
人退出少歇片刻又往新宅左右隣舍人家去訪察未知可訪得出實
在信息來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三十二回

西冷野樵著

鎮空房金蟬脫壳

明大義寶鏡重圓

却說王蘭出了後門也不套車遂步行至江府一直入內見伯青從龍
二郎漢槎柳五官等五人坐在書房內正談論王蘭的事因從龍朝回
程婉容說及洪靜儀親來訪問洛珠消息又被小黛搶白了一頓多分
他此去與洛珠吵鬧叫從龍去尋王蘭說明該如何處置好早爲准備
從龍即至伯青處商議若逕去通知者香怕的靜儀已至那邊他心裏
正疑着其中是我與楚卿調撥見了面倘或數說幾句又不能與他較
量反難以爲情二郎道我久知此事必要發作况屬在耳目難免沒人都
傳說何能久瞞却不料他曉得這般透澈連在在田家寄頓多時他都
知道這可不是怪事從龍正欲遣人去請王蘭忽見王蘭怒氣勃勃的
走進衆人起身讓坐王蘭即細說靜儀去鬧的一節誰知是三桂兒告
訴他的這奴才還容得麼從龍點首道好呀我說若沒有內裏人去告
訴何以尊夫人連由我處發脚他多曉得呢然而我看三桂兒那孩子

繪芳錄

第三十二回

跟你不止一年平日不是個好多嘴的人此中仍有曲情者香尚宜緩
緩察訪衆人正說着見連兒領了三桂兒上來王蘭頓時心頭火發大
罵不止三桂兒跪在地下將前後情由細稟所以小的等兩人只好躲
避到這裏來如果小的多嘴情甘處死爺日後都訪得出的從龍道果
然其中另有曲情實係尊夫人威逼他們說的王蘭聽了方纔明白不
能盡怪三桂兒喝令起去又見打聽的家丁也來了說大太太已回因
爲沒有尋着老爺三桂兒又走開了反被二太太翻過臉來說大太太
無故來鬧竟狠狠的給大太太個下不去大太太反認了錯悞方許出
門二郎拍手稱快道柔雲實乃可兒竊恐尊夫人威風今日洗刷殆盡
矣王蘭亦自歡喜伯青道你們且慢得意洪小姐雖掃興而返回去必
與洪老商量定然要重來尋鬧柔雲只可瞞得一時若細爲訪閱仍要
破露的終屬真的是真假的是假倘再來的時節任他柔雲口若懸河
多難掩飾洪小姐必定加倍報復柔雲又是個烈性人他給人下不去
是能的人給他下不去那是不能的怕的激出別樣事端從龍等亦說
伯青所慮甚是者香要早爲打點二郎道那也不妨最好趕緊將柔雲

接了過來留下一所空屋還怕他拆了去麼爽性者香也不要見他面
縱然洪小姐有天神手段亦難施展衆人聽說同聲稱善即催促王蘭
速去爲是怕的尊夫人一得了寔信即要再來王蘭此時也被衆人提
醒了忙喚進三桂兒叫他速往新宅內接了二太太到雲府裏去所有
搬不及的物件隨他去罷一面又囑五官去收房子三桂兒答應飛風
去了五官即叫人去貼了收回的房帖俟王大人新太太走了即將大
門關鎖分付該段巡兵照管不許旁人窺覷我的房子就說是東府裏
王爺的王蘭又喚進家丁細問彼此吵鬧的情由衆人聽了個個稱贊
洛珠遇事有胆有識又有權變少頃洛珠到了雲府婉容與小黛接入
內堂將帶來物件暫且堆置一間空屋內王蘭另在江府住下再說洪
府家丁至新宅左右訪問方知果是王蘭尋的房子連詢數處皆是一
般說法即匆匆回來稟明洪鼎材靜儀聞說直氣得目瞪口呆連稱罷
了不料娼婦有如此大胆我反被他愚弄真要愧死洪鼎材亦怒對靜
儀道我兒你爽性一不做二不休此番再去切勿信他欺詐好在訪寔
了不容他巧辯竟將他扒了回來慢慢的擺佈他靜儀即分付僮轎又

帶了男婦等人直奔新宅衆家丁起先受了那些吆喝此時人人擦掌
個個磨拳恨不一步跨到新宅裏打他個落花流水好出胸中惡氣橫
豎打出事來有主人料理不一會到了門首見門已扁鎖貼了業主收
回的帖子衆人吃了一驚道怎樣手脚做得這般迅速曉得我們要來
預先走脫了麼只得至靜儀轎前回明靜儀一路上煩惱萬分愧恨交
集愧的是本來尋娼婦吵鬧反受了他一頓惡氣恨的是將來如何對
人丈夫的一個小婆子我都奈何不得倒被他占了上風惟有此大重
去加十倍報復那娼婦王蘭必定出頭卽與他把命拚掉了自有我父
親作主與他理論正在籌畫忽聞衆家丁來說新宅門已封鎖了并有
收回原房的帖子貼着靜儀道胡說就是鳥也飛不得恁快他本有後
門可以出入怕的我們再來故將大門封鎖他等却躲在裏面你等到
後門首去看衆家丁急忙繞向巷內見後門也是閉着只得又轉身回
來靜儀道不問他走與不走你們代我打了進去看有甚麼動靜衆家
丁正欲上前打門見道旁走過幾名巡兵喝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人
家一所空房封閉着又沒有人在裏面要打開了做甚麼衆家丁道你

們問做甚麼我們早間在此還有人住着怎麼半日工夫就搬走了我
們是洪大人府內來的不管他搬不搬打開來看果真沒有人也會尋
房主說話衆巡兵冷笑道你們不要胡塗甚麼紅府黑府你知道這房
子是誰的是東府裏王爺買下給柳五官的你們要打開不妨待我們
去回明了王爺叫你們打開那不干我們的事你要尋房主子你們有
大腦袋只管找王爺去此時要私自打開了却不能內中有一個老年
巡兵道你等不必同他囉囉最好讓他們打去打開了我們再去回王
爺看他們可吃得起這注兒靜儀在轎內聽得明白早知王蘭又預爲
准備了若再討個沒趣更難爲情卽止住衆家丁不許亂動分付轉轎
衆巡兵哈哈大笑道我說你們也沒有這般胆量和王爺碰去終不成
雞子敢同石塊撞嗎還矜張甚麼紅府兒黑府兒就怎麼算了罷別要
臊壞了我們靜儀的轎子尙未走遠聽了分外羞愧切齒痛恨王蘭洛
珠兩人回至府內細說與他父親知道依靜儀的意見卽要他父親去
封了房屋房主自然出面尋他兩人說理洪鼎材深知柳五官是王爺
極寵愛的連魯道同尙不能奈何他何況於我倘或我去封房王爺卽

挺身直認是他的房子我豈不得罪了王爺遂用好言勸慰靜儀叫他不可性急慢慢再尋事擺佈他料想他既走脫打開門來也是沒用終久多要見面的難道就是這樣罷了不成靜儀無奈回後氣的晚飯也不吃卽和衣睡了次日推病不起惟時時恨罵不絕早有使女們得了此信來稟知夫人洪夫人聽了點頭長嘆道我原說難以討好果然應了我言阿彌陀佛此乃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早知聽我一半句騷話也不致如此又聞靜儀氣起病了洪夫人痛恨女兒出乖露醜也不去看視如果他真氣死了倒是我洪門造化將來傳說出去不知被人家怎生談笑不提洪府這邊各人有各人心事且說王蘭將洛珠寄頓在雲從龍處自己住在江府終日與伯青漢槎說笑有時在辦公所在碰見洪鼎材卽早爲趨避或躲藏不及見了面惟說公事煩多不能回來洪鼎材富着人衆無可如何也只得含糊過去又隔了多時這日相巧在街市上遇見洪鼎材硬將王蘭扯入府內用別的話說了他一番又說女兒有病已數十日不起難道你夫妻情分沒有半點麼亦該回來看視王蘭故作驚訝道小婿因公務羈纏不能分身誰知小姐病了小

婿委係不知說着卽匆匆入內來看靜儀跨進房門見靜儀穿着隨身便衣斜靠在炕桌上地下站着幾名女婢果然比往日消瘦了多少王蘭也不待靜儀開口先問了病原卽自己引咎寔在不知小姐貴體染恙我如累早爲知道任他公事堆積成山也當偷空回來問看又回頭喝罵衆婢道多怪你們伺候得不小心帶累小姐作氣纔生起病來現在是甚麼醫家診視的衆婢聞說個個暗笑道分明是爲你氣出病來反罵我們服伺不好誰信你這一番鬼話又不敢駁回他只得說小姐不喜服藥沒有請着大夫呢王蘭假意頓足道這是甚麼話有病都不請大夫就着小姐不喜吃藥難道老太爺老太太也隨着小姐胡鬧嗎倘然日久病深難以醫治那纔道悔不了笑話笑話我有個至好的朋友醫道甚精我卽去請了他來然非我親往不可包管一藥而愈又對靜儀道你且安心調養不可急躁再添別症我去請那朋友來診視該要服藥是要吃點苦水的天下那有不服藥治病的道理說罷轉身大踏步出房也不走後堂卽由左首耳門內出來從火巷出門去了靜儀初時見王蘭進來恨不得頓時發作與他拚命回後一想且看他見面

如何粉飾再開不遲那知王蘭甜言蜜語說了多少好聽話即轉身去了靜儀忙叫衆婢扯他回來已不及了靜儀直氣得面紅耳赤恨罵不絕洪鼎材在中堂坐了半晌不見王蘭出來放心不下他女兒見面如何說法又怕靜儀病中不能氣惱悄悄進來詢問方知王蘭已去是用脫身計遂不禁抱怨靜儀道你太沒用了不見他的時候何等性急恨不暫時與他拚命方洩胸中氣悶今日難得他被我拘束回來縱然不好一見面即翻過臉來也該審問他個理屈詞窮然後等我責以大義不怕他不低頭折服那料你信他巧語花言又被他脫身而去還要被他笑我洪家不敢得罪他欺你如稚子一般罷了我也是白惹閒氣一百歲你們是夫妻好也罷歹也罷我做丈人的何苦枉結冤仇說畢怒冲冲出房而去靜儀正受了王蘭哄騙一肚悶氣無處發洩此時又被他父親埋怨氣上加氣放聲大哭衆婢再三勸慰氣的一連三日水米不沾衆婢忙去稟明夫人洪夫人雖說恨着女兒倒底是他親生的只得到靜儀房內反覆開導一番靜儀方肯進點飲食晚間洪夫人又與洪鼎材計議道女婿女兒別氣不是長策女婿雖是少年心性趾高

氣揚然而納妾是丈夫的常事却怪靜儀不能容物非是我放肆說你不好當日女兒得信要去尋鬧你做父親的應該從中攔阻善爲調停怎麼反從惠着女兒去未免老爺失於檢點而今靜儀已被我說平復了他也在那裏懊悔以前孟浪最好仍將女婿勸回家來連那聶家女子都帶至府中居住可以大衆相安況你我皆是半百以外之人只有這一個女兒原是贅婿養老若他們夫妻參商你我何以爲情如怕聶家女子不安於室只要靜儀處處以禮相待他也不能吹毛求疵尋事洪鼎材聽了半晌無言嘆口氣道我豈不知女婿女兒反目終非了局既然靜儀能容他丈夫娶妾可以接回一同居住此乃好事但是叫我低頭去請王家那小畜生我死也不能除非我不是他丈人纔可洪夫人笑道你真個傻氣了誰叫你陪女婿的理去亘古及今也沒有這個情理我自有善處之法外面仍要叫他去我家陪罪給你個面子洪鼎材點頭道隨你怎生辦去豈有女兒願意夫妻和好你又一力作成我反不愿意麼可不是笑話次日洪夫人又到靜儀房內將昨晚與他父親商酌的話對靜儀說了勸他從此要夫婦和睦就是新來的人你以

禮待他他也不敢藐視於你何況你夫妻以後日子甚長此時即你爭我鬥的將來除了父母你又依靠誰呢切不可勸了女婿來家你的舊性復作那就一裂再難復合了不是我說句短氣的話婦道家多要欠缺三分不見我與你父親有時口角起來他果然真動氣我即暫避待他氣平了慢慢的與他理說甚至他自己認錯豈非省了煩惱又占了便宜靜儀昨日被洪夫人勸說早回了五分心意今日洪夫人又將長譬短的說了一番惟有唯唯答應洪夫人見他已心願意服只是不好說出口來遂起身分付外面備轎到雲大人公館裏去即回後穿換衣服上了轎少頃已至雲府家丁上前通報程婉容聞說向小黛說道日前小的來此今日老的又來了不知又有甚等新聞小黛道不過仍爲柔雲的事我久聞洪夫人是個賢淑持家的人斷不似他女兒那樣不明道理出口傷人我們自然要會他不然還說怕了他呢見景生情的打發他婉容點首稱是即同了小黛迎接出來邀請洪夫人入內程林二位夫人以尊長之禮相待洪夫人再三謙遜頂禮相還彼此入了座洪夫人即謝了女兒前日造次的罪此番到府非爲別故談起來令人

羞愧遂說自己如何責備女兒回心轉意現在惟祈雲大人邀約小婿的一班好友代勸小婿回家那聶家女子久在外面亦復非是可一同到舍下居住小女斷無話說這事全仗二位夫人大力成全愚夫婦感激不盡前聞聶女刻下住在尊府可容喚來一見待我當面寬慰他一番小女縱然不是我今既出面調處此事斷不能使他抱屈亦令他放心得下婉容小黛聽了欠身連稱言重既然夫人調停不使聶女失所又可從此相安是極好的事令婿亦該無異言可請放心我等無不盡力回頭即分付使婢至後堂請王大人新姨娘出來謁見洪老太太使婢答應去了半晌領着洛珠出外又有一名女婢搶步上前鋪設紅毡洛珠不慌不忙走至堂中深深行了四禮拜罷祿衽低眉侍立一旁偷睛觀看洪夫人大非靜儀可比滿面慈祥和藹却似一位太夫人氣槩洪夫人見洛珠下拜也立起答了半禮細看洛珠宛似盈盈出水芙蓉嫋嫋臨風楊柳肌豐骨軟態度安閑暗暗贊賞道果然好個孩子怪不得女婿留戀他真乃我見猶憐此女外貌既如此安舒必不是個悖情逆理的遂命女婢取了張小杌命洛珠坐下洛珠謝了坐洪夫人道日

前的事我已盡知不用細說此時前情一概不問所以我特地過來與二位夫人相商意在擇日接你回去與小女一同居住你若慮小女有欺負你的處在我可一力担承然而我看你是個聰明人料想你禮法也是不錯的彼此各盡其禮還有何話說你心內揣度揣度看我的話是與不是就是我女婿我已請了雲大人與眾位大人勸他回去你何能一人住在外邊小黛接口道既洪老太太如此分付柔雲姐姐宜回去同住的爲是洪老太太是待人極好的洛珠立起身來回道蒙老太太不罪前愆已是格外恩典那日太太到我那邊我亦未敢藐視因太太實在罵得人難受千娼婦萬娼婦的不絕口老太太明見這是最傷人心的所以我纔放聲辯白了幾句是有的既老太太諄諄切諭叫我回去我還能倔強嗎老爺何日回去我隨了過來給老太太太太請安請罪洪夫人聽說深知洛珠口角利害這一番話軟中有硬他却一口咬定王蘭肯回去他方隨了過來分明使乖兩處不落褒貶而且理上又說得去我家那個粗笨任性的寶貝如何是他對手遂道也好你就隨老爺回來罷你亦要勸解老爺不可執意你勸了老爺回去非獨我

喜歡你就是我女兒與女婿和好了日後也要感念你的自然卽情投意合本是我女兒不好可知終屬是一家人能別氣到底麼徒惹外人笑話好孩子你外親既好心地定然不胡塗的你聽我說的可見不是洛珠連聲應答洪夫人又與婉容小黛說了些閑話遂起身作辭又執着洛珠手道明日我央人勸轉你老爺回府你却不可扭難是要同着來的婉容道夫人但請放心若令婿王大人果肯回去新姨娘交在我們身上送至尊府洪夫人謝了又謝洛珠隨着程林二位夫人直送洪夫人至前廳上了轎方轉身回後小黛笑道他家明知鬧不過去所以老的出頭做個好人我想柔雲姐姐是不能不到他家去了洛珠道我正要到他家去難不成他洪家有老虎吃人麼好在他女兒已領略過我的生活若待我稍有參差我仍然鬧了出來那時請下天師來同我說我都不依從了少頃從籠二郎回來婉容小黛將洪夫人來意說了一遍無非請你們勸他女婿回去我們已應承了從籠道洪鼎材的夫人倒有點見識勸了者香回家必要帶柔雲同去此乃善處之法若不如此者香斷不肯回去來日我去約了祝江等人一齊勸他不怕者

香不行凡事要循理準情的做自然回去爲是終不成一輩子兩處住麼難得洪家來請也好趁勢落篷了次早從龍二郎套車至江府先與伯青說明洪夫人之意請我們從中解勸伯青亦深贊此舉甚善卽約了王蘭過來勸他回轉洪府并說洪夫人昨日親至在田處說了尊夫人多少不是與柔雲已會過面了允他回去毫無異說若有半點參差你與柔雲仍可出來那時也無顏面來請你們王蘭初時立意不行被從龍等人再三勸說方纔應允卽同從龍回府問明洛珠可願意回去洛珠笑道我怎麼不願意回去還要被他家笑我們阻怯呢看他們若何處置再作計較王蘭聞洛珠願意同回亦無話說擇定後日同往洪府從龍卽差人先向洪府送信洪夫人聞說女婿肯同洛珠回來好生歡喜又到靜儀房內囑付見了丈夫切不可又使性子就是蘇家女兒他待你禮儀不錯你亦不可尋事倘再被他得了理去卽難處置又叫在後進內收拾三四間房子讓洛珠居住所有應用物件皆與靜儀那邊一樣到了這日洪夫人清晨起身梳洗已畢女婢上來回道姑老爺同新姨娘回來了洪夫人出了房門早見王蘭在前洛珠隨後進來王

蘭搶步見洪夫人請安洛珠重新叩見洪夫人卽命請了洪鼎材入內受了洛珠四拜王蘭說了多少認罪的話洪夫人笑道前情一概不提但願你們夫婦三人從此同心和好就是了又叫女婢去請小姐出來受禮少頃女婢來回道小姐說身體不快不好出來好在白家人見與不見多是一樣的洛珠立起道既然太太身體不爽適我理當去看視洪夫人道也罷你進去與他談談省得他出來受了風倒不穩便遂命女婢引路同了洛珠到靜儀房內女婢先進去回明靜儀反覺羞見洛珠仍欲推託洛珠早掀簾走入見靜儀尙未梳洗斜靠一張小几坐着洛珠近前深深下拜道日前冒犯太太罪該萬死蒙老太太格外恩典寬恕不究特命過來見太太請罪說着又拜了下去靜儀見了洛珠滿面通紅只得老着面孔用手攙住道前日均有不是旣已說開了自家

人還有甚麼記恨卽拉洛珠在上首坐下問答了一回靜儀起身梳洗洛珠卽親自代靜儀整衣拂鬢慇懃勸小心服事靜儀倒覺不安暗念洛珠爲人原來甚好懊悔前日自己太孟浪了過了一會王蘭也進房來向着靜儀深深一揖自認了錯又問近來身體如何靜儀本是個

喜趨奉的人今見他兩人兢兢陪禮前情早已置諸腦後了笑道我也沒有甚麼就是你們日前擺佈得我太狠了我從今也深知老爺與姨太太的利害再也不敢尋蒼蠅到老虎頭上去你們亦不可算計着我我實在氣不起留條活命過過罷說畢引得一房的人多笑了起來又見洪夫人來請他們用飯今日是盛席款待因爲洛珠初次回來靜儀也同着他們出來吃飯自是洛珠住在洪府洪夫人即命人衆改口稱姨奶奶不准輕視數日之間上下人等沒一個不贊他好他又曲意事奉靜儀無微不至靜儀此時竟待洛珠如姊妹一般王蘭見妻妾已和亦放下心來不時小黛遣人接了洛珠去頭裏有時婉容小黛二人到洪府來他們反覺比前加倍稠密這一日王蘭朝回正與一妻一妾閑談忽見三桂兒上來道江老太太那邊着人請老爺過去說有要話面談請老爺不必耽擱王蘭聽說即忙更換衣服套車直向江府而去未知江內謀來請王蘭有何要事面說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三十三回

西冷野樵著

告終養一權返金陵

放封疆衆官辭玉闕

話說王蘭聞江公請他有要話商量不知何故忙套車來至江府早見伯青漢槎接出先與王蘭道喜方知奉上諭江蘇巡撫着雲從龍補授浙江藩司着王蘭補授又吏部題奏馮寶補了淮安府知府江漢槎由兵部主政推升兵部郎中亦補了山東兗沂曹濟道魯鵬挑選了知縣分發江蘇省試用魯鷗上年捐了中書科俸滿亦外授揚州府通判奉旨俱依議各人得了信皆打點赴部領憑到任惟雲王江三人是奉特旨簡放的又係封疆司道大員須預備召見請訓方可出京祝伯青見衆人皆得了外任不日出京惟自己沒有外放他雖然毫不介意究竟旁觀難以爲情不若借此告請養親歸樂田園想定主見即與他丈人議定又去請了王蘭等人過來商酌少頃從龍二郎皆至彼此見面各道了喜坐下江公說到伯青欲告終養的話自己亦要趁此結伴回籍并將代伯青呈請的奏草取出與衆人觀看從龍道伯青今番雖未

外放不過一年半中多可有望若逕告了養親未免可惜伯青笑道在田何以直至今日尙未知我向來我原無意名途因迫於父母之命幸已邀榮可慰堂上此外夫復有何求縱然外放我也要乞退的與其奔競宦途作登場之傀儡莫若飄然歸去樂我林泉兼之弟本無才懇恐尸位民上反有債事之愆非比諸君留心吏治爲國爲民皆能安謐自當出仕衆人見他立志甚堅不便過勸江公留衆人吃了飯方散婉容小黛聞得丈夫放了外任各各歡喜王蘭回到洪府洪鼎材早得了女婿放藩司的信忙來說與他女兒知道靜儀洛珠也自喜悅非常洪鼎材見王蘭回來趕着與他道賀又分付擺酒代女婿賀喜次日江公上了奏摺代伯青告請養親自己亦奏明回籍不數日上諭准了伯青呈請并恩賜予告大學士江丙謙在家坐食全俸所過各州縣均着沿途地方官迎送又賜了若干物件江公即忙着具摺謝恩恰好從龍王蘭漢槎皆召見過了大衆料理出京在朝同寅等官紛紛餞送忙個不了單說柳五官聞得衆人出京又聞伯青也要回去甚是割捨不下前幾日即備了一席酒邀請伯青等人過來小飲五官滿斟了一杯酒恭恭

敬敬雙手捧至伯青面前道我由蘇州入京數年來竟未遇着一個知己除了東府裏王爺待我甚好就算你是我的知音能深悉我們做戲的苦處前又蒙你一力成全迄今感戴不已自以爲脫却樊籠無拘無束又有你們在京朝夕照顧正可作樂不料你要請假回南而且你呈請養親是件大事又不好阻攔你況在田等人亦要同時出京丟下我一人在此冷冷清清合誰叙說不然我也可和你們同行因置了這些產業一時拋棄不下真正行止兩難你可吃了這杯酒愿你此行舟車妥善身體康強我若得便即到南京來尋你們你也要時常寄信於我不可離了此地即忘却了我說着眼圈兒一紅幾乎落下淚來勉強將頭別了過去衆人聽了多覺淒然惟伯青尤甚不由眼眶兒也紅了接過酒來仰着脖子吃酒的時候私用衣袖拭了眼淚放下酒杯道多蒙雅囑謹遵台命但我也有一言轉勸千祈垂聽亦敬了五官一杯酒五官立起雙手接過吸盡伯青道你此時雖說噴出身子沒有拘束平日亦要自家留神各事謹慎想你到京直至今日也不知得罪過多少人非你好爲得異皆由你性情太傲看着而今那一班鄙瑣齷齪的人

不屑與伍倒是君子受你幾句搶白惟有付之一笑斷不能因此小節
即計憎你那些小人生性心地偏狹最喜趨承試問平空受了你的
嘔氣他何能干休又碍着東府裏情面不好難爲你他心內却忘不了
你雖然你有東府靠背還怕誰出你的花樣不知俗語說得好寧失一
人喜不結千人怨他等遇使即發所謂明鎗易躲暗箭難防我們在京
遇事尚可勸阻若有人算計到你我們得了消息還可暗中排解化有
爲無如今你一人在此除了王爺以外竟沒有與你合契的多要想拿
你的空子你一人見聞有限那裏防備得許多諸凡都要留心總官謙
和爲是切勿倚着昔日高傲的性子去做自然無事從龍聽了點首道
所言深中五官平日之病足可書紳銘座五官不可忘了斯言柳五官
道伯青一言言金石我當銘之肺腑你說我並不好意得罪他們真深知
我心者事後我未嘗不悔無奈身處其境有欲罷不能之勢他們那一
班東西不是以勢壓我即是以財傲我或自命風流挑我誘我或以優
伶變童待我以爲可狎可玩那時我心頭的氣仗憑怎樣都捺不下去
雖怪我性躁我也怪他們來意不善我非不知京中恨我的人極多皆

因王爺分上不敢奈何我然而亦非善策我不能一輩子靠着王爺此
番主見我久已想定俟你們起程之後我即將置的房產出脫去了到
你們每人任所住個一年半載想你們多要做個飯舍主人算你們輪
流供應着我二郎笑道你真出京我情愿一人供應你不要捨不得
京中知己此時說得熱鬧到了那個時候又進退不可了五官冷笑道
我倒要問你京中誰是我的知己想必你親眼見過的可笑你也學那
一班人奚落我二郎見五官認起真來忙陪笑道哎唷我同你取笑的
怎生動起氣來你果有知己在京我又不這樣說了王蘭笑道本是楚
卿不好怪不得五官動氣人家此時心內不知怎生難過你還取笑他
明日五官到了你任上罰你出城四十里迎接每日要加倍供應還要
早晚問安若錯了半點五官給個信我們大衆多不答應你二郎笑道
應該應該算我以功贖過沒說供應他迎接他那怕罰我代五官倒馬
桶提尿壺的服事我總愿意引得滿座縱聲大笑五官也嗤的一聲笑
了五官又起身與衆人把盞無非彼此諄囑些別後的言語伯青又囑
咐五官置的房屋若真欲脫手可以得價即售就是短缺少許也只好

看破些好在你這幾年收的房租也過頭了寔在出脫不去的不妨懇求王爺代爲照管諒王爺也不能不應許你你即可挾貲到南京來我家房屋甚多不乏你的住處你也可以不必到他們任上去究竟帶着財帛四路行走終屬不便況金陵山水不減京中那些名勝之所也狼够你逛的五官道我也懶得東奔西走受那無辜的風霜不過我嘴裏這麼說我自然到南京來投你的爲是你却要收拾出一進幽雅的所有在讓我棲止不然卽與你府中金小癩同住也可以使得我久聞他亦是個怪有趣的從龍搖頭笑道伯青未免欺人太甚五官倒有心念舊不忘故交每處居住一年可以大家盤桓伯青偏要招攬他常住在南京又不許五官到我們任上來分明你嫉妬太深要瓊枝獨占不知五官出京非走山東不可我先知會子騫留住五官不放他到南京去試一試我們當路而要的手段竊恐伯青彼時也無可如何五官笑道我又不是個香荷包你們爭着甚麼呢我爽性連京都不出你們大眾亦無可如何說得衆人大笑了一回反覺愁腸頓掃傳杯遞盞直飲到三更以後大醉而散且說洪鼎材夫婦連日料理女兒行裝好隨他丈夫

赴任靜儀與洛珠亦各自收拾惟有洛珠聞得出京更外歡喜此次由南京經過可以與母姊重聚况伯青也要一同出京回了南京正可代姐姐完合終身大事洪夫人又擺了一席酒爲洛珠餞行囑託到了任所你們夫婦三人須要和睦切勿偶傷和氣卽是我女兒倘有言語不愼你當原諒諸事都要推我的情分靜儀我亦訓誡過了不可有意欺你洛珠起身歛袖答道老太太但請放心太太雖然性子急躁不過一時半刻待人是極寬厚的况同住將近半年彼此多知道性情沒有說不來的事洪夫人聽了拍手道好孩子你既理會得我從此卽放下這一條腸子又回頭叮嚀了靜儀一番那邊程婉容也忙着與小黛檢點出京物件小黛先發了一封信與他母親穆氏說及二郎放了淮安府不日出京赴任臨時打發人來接你如今妹子已嫁了人家沒甚牽絆大可早爲收拾到淮安來母女完聚又隔了一日從龍等人去稟明了江公擇定來日起程先叫人雇定了幾十輛騾車騾轎在城外伺候各人又分頭至諸同寅戚好處告辭次日黎明在京各官齊來走送到了城外各府內轎上了轎車行裝在衆車上配搭好了江公領着衆

人向各官再三力辭方紛紛回城只有五官依依不捨直送到十里以外猶不肯回去伯青等人下了車齊向五官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你也好回城罷不然離城太遠你一人回去反叫我們不放心伯青又執着五官的手勸他不必再送五官含着一包眼淚哽咽道我恨不能即送你們直至南京就此同行我方快意我正高興送你們怎麼倒不叫我送了我也知再送下十里去亦要分手無如多送一程多捱一刻都是好的二郎道五官不要說氣此行不過暫時分別好在你把京中產業脫去即要到我們那裏去的那時聚的日子長着呢衆人齊聲稱是均勸五官速回五官也不開口望着衆人怔怔的半晌道我也回去了你們好生走罷我也無多他囑沿途加倍保重便了說罷跨上了車即分付轉車回城那車夫因耽擱過久怕的趕不上交易將牲口加上一鞭如飛而去五官回到寓所猶自呆呆的悶了幾天杜門不出還是王爺差人叫了他去在東府住了兩日纔拋去了挂念衆人的心腸遂四處託人脫售房屋不上數月已售去八九所有幾處變賣不出的齊交與東府裏收管先去稟明了王爺要出京走一遭不過一年半載就

回來的這幾所房子求王爺照管着恐的有人踏蹋若論王爺本不願意五官出京又見他賣去了多少房子明知這一去不曉得何年方可回來因五官性急若攔他不去他必不敢拗強定然要急出病來豈不把平日愛他的一番情意白白掃掉了只有再三切囑早早回京一路宜小心爲是不可使我記挂五官見王爺應許好生歡喜忙去將應用行裝收拾所有不用的物件以及負重的東西全數寄存東府好待王爺相信他必來之意又貼身帶了兩名用人雇下騾車向兗州進發先奔漢槎任所下文自有交代且說伯青等人見五官去遠急分付開車赶上江公同行衆人倒也罷了惟有伯青悶懨懨的短嘆長吁一路無言無語晚間下了坊子喫過飯勉強到江公處道了安置回房也不與衆人談笑倒身即睡有時夢中還要喚五官幾聲從龍等人恐伯青思念成疾多方婉勸伯青始畧解關心事衆人又搜羅出多少閒話逗他說笑伯青却不過衆人也只得回答一言半句這日晚間正是十五夜月色當天蟲吟四壁伯青漢槎伺候江公睡下退了出來伯青背着手望着天在院落月地上躑來躑去回憶在京與五官朝夕相聚何等

歡樂一旦分開令人眷眷不忘其實我平日最是個曠達的情性各事多解脫得開單單五官橫來豎去都在我心上又想到南京慧珠數年不見未知近來身體若何此番回去又未知心愿可能償否不禁百緒紛來心如亂絲信口微吟作成短歌一章急急回轉房內寫了出來與衆人觀看從龍接過念道

月圓則缺花繁則折人生三萬六千日有如鏡花與水月朝赴神京暮辭玉闕關山迢迢飄蓬兮吳越今日言別離明日又離別日復一日年復年我心終日徒鬱鬱莫若高臥南山中不計人間之得失隨他去與秋來隨他生離與死訣我則樂吾之樂兮明吾之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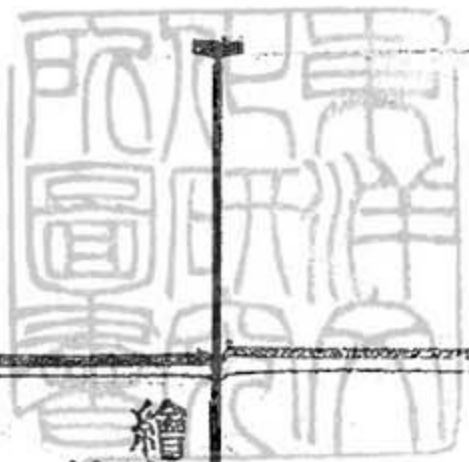
從龍看畢大笑道伯青今日可算大徹大悟不至於入魔了王蘭道他倒不是瘋魔只怕要成情魔的伯青聽了也笑將起來時已二鼓衆人收拾安睡次日已抵山東地界從龍二郎王蘭漢槎四人是急欲赴新任的沿途不敢過於耽遲江公與伯青是告假回籍的可以緩緩行走况江公一路的門生故舊甚多到處都有款留江公因自己年邁不慣辛苦亦欲到處少歇兩日再行方不吃力遂命漢槎等先行好在有伯

青在我身旁伺候可以代你之職你有君命在身不可以私廢公漢槎不敢違命即與從龍等辭別江公專程進發那魯鵬魯鵬兄弟二人另是一起出京的時候早分路先行了不數日漢槎已至兗州各屬府縣早來迎接漢槎進城住下擇吉接印任事從龍等人俟漢槎接了印不能久延作辭開車在路非止一日已抵王營衆人開發了車輛二郎早有淮安府屬各官前來迎接赴任小黛與婉容洛珠相處已久不捨分別硬留住過了幾日從龍王蘭再囑促方肯動身又與二郎約定待到南京謁見督憲必要順往蘇州去謁撫台那時我們再會罷二郎笑對從龍道現在小儒與你俱是我的上司明日我去謁見你們不要裝出上司身分來待我那是不依的從龍笑道彼一時此一時你若有一半點參差我定與小儒聯疏劾奏都要你跪求到我們轅門上來纔肯罷休呢二郎道我也不怕你們上司不上司拚着不做這官亦要擾得你們不能安靜王蘭道不用鬧笑話了天色不早我們行罷二人作辭上轎二郎直送到馬頭方回衙門又早早封下幾號大船在河邊伺候從龍王蘭各自携眷揚帆開行數日到了南京雲王二人登岸去拜小儒

舊雨重逢分外喜悅方夫人又請了程洪二位夫人及洛珠到衙內相會次日洛珠回家見了母親姐姐骨肉團聚悲喜交集又與小鳳小憐姊妹兩人各叙別後情況洛珠說到在京與靜儀如何大鬧後來洪夫人又如何調排請他回去現在打成結識倒彼此相安了慧珠聽了咋舌搖頭道妹妹比男子家還勝一籌數千里外孑然一身又在他們龍潭虎穴之中你竟敢獨逞威風反把人家的頭磨了下來真真甘拜下風若是我處你這境界惟有一死而已不殺他家磨死也應自己愁死了還能與人家爭強鬥狠麼洛珠笑道大凡天地生人何等境界即生何等材質若姐姐秉性懦弱斷不會處我的那等境界這是一定的道理小鳳小憐皆點首稱是王氏道自從你起程以後我日夜愁煩常同你姐姐閒談王大人待你是沒有說的還有甚麼不放心所慮者洪小姐不能相容你的性格又生來傲強絕不肯受人家半分委曲況你到京中認識的不過林姑娘一人他也不能十分完護着你今日聽你說我從此這一片愁煩也可拋去了細想起來却也虧你有那樣胆量不怪你姐姐說倘若替了你是真個兒不行的洛珠又說到伯青已告

終養回來大約遲個十日八日即可到南京了母親須要早為斟酌完了姐姐終身要緊在田等人皆說大眾同到南京撮合此事如今各人有了省分何能耽延母親等伯青回來還見陳小儒計議為見慧珠聽他個說到自己身上忙自走開王氏點頭道我此時也沒有別的心事就是你姐姐的終身一件心事放不下來惟有求陳大人去說通了祝老頭兒斷無不成之理只怕祝老其中扞格即有些費手脚了料想陳大人諄諄的向他說祝老也不便過於推却待你姐姐出了門我即到你任上去住幾時看看名山大川以娛老景那時天就蹣了下來我也不問了母女二人談談說說王氏又留着吃了午飯洛珠恐王蘭懸望辭別母親姐姐等人上轎回船來日洛珠接了王氏慧珠小鳳小憐到船上盤桓了一天旁晚方散從龍王蘭至各親友處走了一遭從龍又私自到小鳳家綢繆了兩日臨行囑咐小鳳在南京少待我一至蘇撫任上即遣人來接你次早鳴鑼開船向蘇州進發從龍是本省撫台封疆大吏誰人敢不來奉承沿路接待款留請酒請宴紛紛不已王蘭雖係隔省藩司因與撫台同行落得去殷勤他也好留著日後會路

况蘇杭相隔不遠杭省各官早得了信藩司大人已至蘇省地界焉有不接之理大小各官一路迎出境來上手版的送酒席的一起甫去一起又來沿途甚為熱鬧從龍到了蘇州早有舊任撫台王立身差了蘇州府與中軍參將賈送王命印册文卷等件過來從龍當即恭設香案紫闕謝恩跪受各件文武各官上來道喜請安從龍重賞了來員又留了飯隨即坐轎排執事登岸進城去拜舊任撫台又往各鄉宦家走了一遭次日吉時接了撫篆即由驛馳奏謝恩的摺子并呈報到任日期公事已畢請了王蘭入衙商議發寄南京的信遂與王蘭聯名寫了一封信與小儒託他成全伯青晚秀的婚姻第一祝老面前須要婉轉而說使他推辭不得方妙王蘭因赴任在即不能久延別了從龍向杭州而去從龍待王立身讓空衙門方接了程夫人入衙王蘭到了杭州擇吉接受藩篆新舊交代一切煩文毋須重叙謁過本省撫台亦由驛拜了謝恩奏摺隨後也接靜儀浴珠進署暫且不提單說陳小儒一日接到雲王二人的信拆開看畢笑道在田者香太多心了恰好甘誓走了進來小儒起身讓坐遂將來信遞與甘誓看道他們倒會使巧落得說兩句不吃力的好話輕輕把這重担全卸在我一人身上難道他兩人不寄信來伯青回時我就不料理這樁事麼我也知怨女曠夫終非了局甘誓笑道伯青而今雖非曠夫晚秀此時真如怨女而他等又皆是你的管轄下子民若以一夫失所一女無依均有闕教化小儒笑道又豈先生後為他等下一激詞此事竟使我萬無堆添了惟有速以圖成俾曠者得所怨者含歡而已說罷賓主鼓掌大笑自是小儒每日盼望伯青回來又想如何與祝老說法我深知此公古怪雖說愛惜伯青有請必從無如伯青甫經新婚數年又不是正室不育子女那納妾的話如何說得出口縱然不忍拂他的兒子素願他豈不慮及江府理論祝老平日是個謹慎小心的人斷不肯落半點瑕疵倘若執意不行固屬孤負了伯青晚秀兩地情痴豈非又被在田者香笑我無能正坐在書房出神呆想忽見雙福進來道今早家人在外面聽得劉蕪劉御史家出了一件新聞現在傳說的合城多知道了小儒忙問何事雙福從頭至尾細說一遍要知劉蕪家出了甚麼新聞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三十四回

西冷野樵著

將無作有炫術惑愚

認假成真貪財中計

却說劉蘊自從劉先達死後一味的蓄養梨園羅置姬妾晝夜取樂現在滿了愚制非比居喪怕人議論更外肆行無忌又有田文海百般的翻空出奇誘他頑耍那銀錢如潮水相似的使用不上數年囊中已匱即將田地房產脫售甚至劉先達在日的古玩衣物多取出變賣又支持了一年半年漸漸拮据起來入不敷出平日用慣了的又暫時節省不下一日正在外書房閱坐見田文海笑嘻嘻的走進道今日河上各行戶家花會是有名頭的妓女多坐了燈船在河下聚會又名曰百花鬥此日的費用都是那些妓女身上嫖客們包管晚生適纔從秦淮河口走過見河內船多擠滿了一片簫笛之音蕩心悅耳那岸上游人同螞蟻一般昨日就向少老爺說過我料今日多分在河下了晚生正慮趕不上這一頓白吃何以獨自在家納悶豈不有負今日之大觀好在此時還不甚遲晚生奉陪少老爺河上一走何如劉蘊本是個沒搭撒的

人心內又無把握雖說連日愁着用度不接在背地裏四下算計毫無主張此刻聽田文海說得如花如火不由與致勃發早把那愁煩二字拋至三十丈外去了笑道我真個心事想昏了南京每年有一次花會是極勝會的事前幾日我還託你訪問昨日你又對我說過偏偏我竟忘却了可不該打你少待一待我換兩件衣服同去逛逛即起身入內更換了一套時新姣艷的衣履又取了十幾兩散碎銀子帶在身邊以備使用右手執着一柄槌金宮扇搖搖擺擺的踱了出來只帶了一名小使拿着巾盒烟筒之類邀了田文海一同出門轉灣抹角走未多時已到了河上果然士女如雲往來不絕那陣陣歌管聲音順風從水面送來更加溜亮可聽劉蘊見岸上行人太多不能存身叫小使去雇了一號中等的燈船下河去游玩免得在岸上難受那股濕蒸汗臭與田文海下了船即命向那船多的處在行去河內的船一隻接着一隻只能慢慢的向前挪移有的船內坐兩三人的也有男女雜坐船中一船七八人的船內船外皆挂着玻璃各式花燈或品竹彈絲或清歌雅謔甚為熱鬧劉蘊頓足懊悔道我今日出來逛了也該早點去接下幾個

妓女來不至我們船上只有兩個人冰清水冷的教隣船上望着亦覺得無味田文海笑道這也算得甚麼河內船靠船的我們看得着又聽得着還不似我們帶的一樣麼況且河內若千的船有男無女只有我們一隻是見獨出其奇旁人望着定要羨慕少老爺風雅不羣呢劉蘊笑道你別說瞎話罷不說被人家壓了下去說甚麼獨出其奇你也不覺得臊嗎說着一氣打了兩個呵欠田文海忙站起身來叫小使在中艙炕上擺了烟燈自己睡在一邊開烟遞與劉蘊躺着一口一口的吃了數口劉蘊精神充足立起讓田文海去吸自己伏在水窗上看來往遊船評論美惡忽見上流來了一隻船到劉蘊船旁靠下因此段河路太窄擠不前去劉蘊見船內一少年羊度翩翩裙履艷麗科頭盤腿坐在中間身後站了七八名短童無不面目姣好各人手內捧着巾扇盃盒等物皆極其工整面前一張半桌上擺列幾色酒果左右坐了四名妓女一彈一唱一個斟着酒一個嗑着瓜子削着菱藕送與少年下酒少年手內拍着板歪着脖子聽那歌妓唱曲劉蘊一雙眼睛骨碌碌的都看熟了暗想這少年必是一位貴介公子家又多金始能如此侈陳

却又人品生得風流真乃望之如神仙中人那少年也眼不轉珠望着劉蘊似欲招呼之狀劉蘊起身走上船頭輕輕咳了一聲恰好四名妓女中有一個名喚綺紅向來認識劉蘊正執着酒壺回身喚人盪酒聽得有人咳嗽抬起頭來見是劉蘊遂笑盈盈的望着劉蘊點了點頭劉蘊趁勢問道老綺出來早呀今日是誰帶你的綺紅隔船答道這位嚴少爺從河南下來的到此好幾天了今日曉得我們花會清早即叫了我家姊妹四人到河上來頑一日少老爺船上好消閒呀爲何不帶兩個人來劉蘊未及回答那少年見綺紅與來人說話忙趨出中艙向劉蘊拱手道仁兄若不嫌冒昧何妨屈駕過來談談劉蘊聞說正合心意嘴裏說着怎好造次早一脚跨過船來彼此拉手行禮同入艙中四妓起身請叫了嚴公子讓劉蘊上坐茶罷各通姓氏原來嚴公子字嗣陵是順天府尹嚴有壬的公子兩人又敘出世好更加親密嚴公子道尊舟還有誰人何不同請過來坐坐遂命短童去請田文海即分付擺開酒席大家團團入座放懷暢飲嚴公子口若懸河滔滔雄辯把劉蘊都愛煞了覺得自己反形醜陋竟有相見太晚之恨嚴公子又叫綺紅

等人彈唱了一套賞了衆妓無數貴重物件劉蘊也假着要賞嚴公子立意不肯又備了一分代劉蘊放賞席間劉蘊又問到嚴公子此行何往嚴公子道不怕仁兄笑話小弟自幼魯鈍不能讀書相納了一個小前程意在赴部就選并到家君任上去走走前日道經貴處見佳好山水足可留連小弟去歲即由河南起程沿路游山玩水的勾留直至今日方到貴處況且六朝金粉千古風流更成欲去不忍之勢小弟本來赴部選官是件可行可止之舉恨不老於此鄉始快吾意未免仁兄笑我井底之蛙不知天之高大也劉蘊欠身連稱豈敢嚴公子又問南京有多少名妓意在改日乘興一游以廣見聞少頃日暮滿河多掌起燈來水光燈影一望無際嚴公子又叫換了酒肴重復入席痛飲至三鼓方歇開發衆妓去後嚴公子詢明劉蘊府第來日容登門晉謁各自上岸珍重數聲方分頭散去劉蘊回至府內盛誇嚴公子人既倜儻不羣出手又大方此等朋友倒不可不結交他田文海也一力稱贊姓嚴的好次早劉蘊方纔起身見家丁上來道有位嚴少老爺來拜已下轎了劉蘊聽說嚴嗣陵到了一疊聲的叫請忙着回後穿換衣冠出堂彼

此見禮入座今日嚴公子又是一套打扮衣冠楚楚更覺可愛劉蘊先謝了昨日多擾嚴公子又請出田文海來見了禮小談半晌即起身作辭劉蘊再三款留嚴公子道仁兄不必拘於客套我們聚會的日子長呢何爭乎片刻之間小弟尚有兩處友人家去回候不得不去小弟今日已挪到三山街尾吉亨客寓內相離尊府不遠午後在做寓裏待再計議何處一遊二位以爲然否田文海接口道既然嚴少老爺要去回看朋友少老爺不必過留我等即遵命午後來前奉訪罷劉蘊不便再說送嚴公子上了轎轉身回來田文海笑道我看姓嚴的是個大頭腦子直要與他合了脾氣那銀錢上是不講究的我知少老爺適纔留他也是個虛面子昨日他那樣款待我們今日少老爺要復東道必加倍款待方下得去難得他要回看朋友非是我們不款留他又約我們午後到他寓裏去正好吃他的開心他的劉蘊笑着打了田文海一下道你怎生好凡事都要打算盤做生成個密騙行爲再改不來的田文海咕着嘴道罷啣不說我替你討便宜反要取笑我真真冤屈煞了兩人說笑多時吃過午飯即向嚴公子客寓裏來纔進了門即見嚴公子笑

着迎了出來道小弟回寓方脫了衣服正欲遣僮奉請不料二位已至真信人也邀入房內見昨日綺紅等四人早已到了大眾起身讓坐茶罷嚴公子即命開了燈請劉蘊吃烟嚴公子躺在對面陪着閒談田文海與那四個妓女七答八答的混纏嚴公子又細問京中風景劉蘊欺他沒有進過京遂加意粉飾的說了一遍說得京都地方有一無二現在是誰人當道不可不去結納是某相公出名來往皆王公大臣不可不去賞識聽得嚴公子手舞足蹈起來彼此又吸了幾口烟劉蘊四處細看見房內擺設鋪陳極華美就是這外面的排場已值萬金尚不知內囊若何充足劉蘊竟識不透嚴公子有多大家財忖度了半會按捺不住俟嚴公子談笑得高興之時乘間低低問道小弟蒙仁兄不棄初見即許爲知音小弟却有一句不識進退的話要奉問仁兄千萬勿責唐突想令尊翁順天府尹任上亦是個清苦缺分小弟在京的時候常忝教下見令尊翁的用度甚爲儉節每說欲解組歸去恨家無薄田不可以耕是以不得不在外苦累倘能蒙恩簡放外任稍之餘貲即歸隱矣今見仁兄如此疎財與令尊翁大相軒輊弟寔費解所以冒昧奉

詢千祈恕罪嚴公子聽了微微一笑沉吟了半晌道小弟既與仁兄邂逅之初遂成莫逆又是世交至好不妨明告諒仁兄不能笑我若說小弟家本係清苦况家君生性喜儉縱然素封也不敢十分奢侈違背堂上垂訓因近來小弟得一異人傳授燒鉛煉汞之法可以取之不竭用之不窮但所得者必當隨手散去首重濟困恤窮急人之急仍有餘費則不妨隨心所欲的用度大都每次煉燒得若干的總宜用盡而後再行燒煉小弟爲人忝列豪邁本不以積蓄爲是故而拜異人爲師習得此法却合小弟的性格我既不動支分文公款家君是以亦不過問小弟今日傾心吐胆奉陳仁兄切勿在外聲揚恐傳說開去了不知者疑弟爲招搖惑人這一番話却句句碰合劉蘊心上不禁跳了起來拍手道好呀足見小弟眼力尙屬不差我說仁兄如此揮洒那裏來這源源接濟的款目現在客途能有多少攜帶原來有這一種妙處仁兄何幸遇此異人小弟自慚福薄不及萬一小弟還有句冒昧話爽性要說了雖不如仁兄天生豪邁小弟生性亦不以守財爲然無奈苦於蓄藏無幾不敢任意若仁兄能將此燒煉之法傳授於弟則幸甚矣未知不才

可許列門下否說罷又深深一揖嚴公子忙起身答禮道仁兄太言重了你我世交何事不可商量當日家師傳授之時曾說過教汝習此法者原以濟助世人起見其餘供汝食用亦所以酬其勞也以後汝若遇有同志者不妨轉授須知世間困者窮者甚衆汝一人見聞有限世間多一人奉行此法則困者窮者即多受一人之惠汝暗中亦有功德只切記勿授慳吝之輩慳吝者僅圖肥己不肯救人汝若違了師言必獲天譴小弟遍歷數省亦傳授了幾人今見仁兄與弟頗有同心正宜奉行此法濟世小弟却不使毛遂自荐難得仁兄有心習學稍待兩日當親往尊府先將此法試行奉觀然後該若何布置再細細說明不過一半月間仁兄即可了然矣劉蘊見嚴公子一口應許並不推辭歡喜非常謝了又謝時已薄暮嚴公子即命擺酒衆人挨次入座開懷痛飲又聽綺紅等彈唱了一回此時劉嚴二人已成心腹之交竟は無話不談有言必說分外親密飲至三鼓後方止衆人略吃了些點心衆妓辭去嚴公子又讓劉蘊到榻上吸烟已交四鼓劉蘊起身作別復諄囑嚴公子一番并堅約明日到寒舍一叙萬勿推却嚴公子答應了劉蘊方帶

着田文海上轎而去到了府內把嚴公子允傳授他燒煉之法細細說
知田文海把個田文海喜得沒處歡喜道彼時我與綺紅說笑未曾聽
得明白原來他已應承傳授你了阿彌陀佛你老人家偏生有幸遇見
這一個大朋友將來少老爺習成此法還愁沒用度麼即是晚生亦有
沾光之處不是晚生說見成話每見少老爺愁煩來項不足我說吉人
自有天相不待人謀的俗說船到灣頭自然直今日少老爺方信晚生
前言非謬劉蘊笑道你這張寡嘴囉囉嚇嚇的結寔可惡開動話頭就
有一串鬼話挺你的尸去罷明日早些起身代我押着小使們把書房
內要收拾得加倍的齊整酒席亦要加倍豐潔伺候的人要按部就班
不可越亂好請嚴嗣陵明日午飯那姓嚴的是個好體面的人不要引
他笑我們小家子氣田文海連連答應去了劉蘊亦回後歇息次日清
晨田文海領着衆家丁四處打掃書房內外鋪設整潔張挂燈綵將廚
子叫上來分付了酒席又派了幾名能幹跳脫的家丁在書房服事茶
酒安排已畢劉蘊方起身出來田文海道請少老爺過目看有那處指
點不到的再去調撥非是晚生誇口還能辦一點半點事兒劉蘊內外

看了一遍果然安排停當無須更改點了點頭道辦得狠好記你一次
大功少停多讓你吃兩鍾作耐勞田文海搖手道酒倒不在乎喫多喫
少只求你老人家習成燒煉法兒用不了的盈千累萬銀子每次分個
一成與晚生今生今世即穿吃不盡了劉蘊又將伺候書房的家人丁喚
過切囑了一番尊客面前要加意小心就是嚴府隨來的家人亦不可
怠慢所謂敬其使以及其主又分付再去邀請少頃嚴公子到了劉蘊
穿了公服迎入廳上行禮入座田文海也換了吉服出外搶步上前請
安退至下首坐了嚴公子道小弟承仁兄呼喚不敢不至然何必拘拘
行此故套未免使小弟不安劉蘊道我輩忝在世好切勿泥於形跡小
弟疊疊兩次均未言謝今日不過聊具薄酌藉申地主之情承蒙辱臨
已屬萬幸仁兄如此客氣反覺見怪小弟了彼此又謙遜了一番劉蘊
邀請嚴公子到書房內換了便服即命在一張小榻上設了烟具田文
海忙走過睡在對面燒烟敬嚴公子劉蘊又叫人仍喚綺紅等來侍酒
不一會衆妓已至家丁等上來排開桌椅擺了酒果嚴公子首座劉蘊
對席相陪兩邊田文海與衆妓坐了家丁輪流斟酒上看賓主歡呼暢

飲飯罷劉蘊邀着嚴公子與衆人到花園內游玩行至一所六角亭中四面皆水當中一座石橋亭邊栽了無數垂柳立在亭子上滿園景致一覽無餘題名曰覽勝亭嚴公子道此處最好真不愧覽勝二字遂回頭悄悄對劉蘊道此地可命尊管們打掃潔淨再用蒿艾熏燒三日後小弟卽在此亭中行法可無閑人窺探劉蘊連稱遵命衆人下了亭子又到各處逛了一回回至書房時已近暮內外點齊燈火如白晝一般中間設了一席劉蘊讓衆人入座先叫妓女們彈唱又行了一回令嚴公子酒量甚豪杯杯不辭直至三鼓後方止重賞綺紅等四人先開發去了田文海早醉得不省人事家丁們扶他去睡覺劉蘊又請嚴公子吃了烟兩人對臥雄談甚爲契合整整開到東方發白嚴公子始作辭回府衆家丁齊上來謝了賞嚴公子在二門外上轎而去劉蘊回轉書房命家丁等收拾燈火自己亦去少歇次日午後仍叫田文海帶着粗使家丁到花園內將覽勝亭掃除燻了多少蒿艾連水面的萍草多打撈乾淨劉蘊又親自來看數次專等三日後嚴公子來此作法到了第

三天劉蘊清早遣人去請嚴公子又叫人到亭子上再搜尋打掃了一番帶着田文海與兩名心腹家丁在亭內等候不一時嚴公子已到劉蘊迎入亭中坐定略談了幾句閒話嚴公子卽命取過紙筆開單叫劉府家丁去買應用各物又分付在亭左搭起一座高木板台一時兩物買到嚴公子在台上點了香燭請劉蘊先行了禮自己卽伏地喃喃禮祝起身對四方誦咒書符已畢劉蘊招招手道仁兄請上台來看我作法劉蘊忙跨步上台站立一旁見嚴公子在懷中取出約有十兩重一錠銀子放入瓦罐裏又取出一個小小的藥瓶倒了些藥在罐內用紅布封了口又念了一遍咒遂叫家丁引起火來煽得火力十分匪烈卽將瓦罐安放火中回頭笑對劉蘊道一晝夜卽見分曉矣我們且出亭去少歇此地只留一二名老成尊紀看守炭火不許亂言亂動亦不可放不潔淨的人進來觀望分付過了同劉蘊下了台回至書房田文海也跟着進來請嚴公子到榻上吸烟劉蘊道適纔仁兄說罐內一晝夜卽見分曉不知其銀可燒得鎔化可鍊得出幾倍來嚴公子道十數兩銀子只用一晝夜多則須要七七之期方成你見我放下的銀子名

曰銀母一晝夜工夫藥將母銀煉透即可以一得十明日此時罐內可煉成百兩有餘只可惜使了若干手脚花去多少糜費僅煉了百兩銀子未免小題大做弟因欲授仁兄此法故煉煉一回使仁兄目睹可信我言非誑劉蘊見嚴公子慎重其事又說一可化十心內早快活的受不得劉蘊本是個貪得無厭的人恨不能片刻習成此法煉出盈千累萬任我使用又想姓嚴的雖說傳授我怕的習學不精或是嚴公子留一二處不全教我即不得效驗數日後他走了我仍是枉用心機此時被嚴公子提醒費了手脚耗去使用只煉百兩銀子可惜太少轉念道莫若明日待他煉成果然靈驗爽快請他再鍊一次須措備萬金可煉出十萬之數縱然習學不驗有這一宗巨款也不枉我辛苦一番况接着做去亦可省些費用想定主見笑嘻嘻的向嚴公子道小弟仍有不情之請要望仁兄原諒切勿笑弟無厭遂說意欲再請煉煉一次小弟盡力多措少許既可借此留仁兄多盤桓幾日又可早爲濟世仰副仁兄作成美意加以小弟生性愚笨有此四十九日工夫慢慢習學何愁不成嚴公子點首道仁兄既有此心小弟又何憚此四十九日之學仁

兄明日即備萬金愈多愈妙小弟一面燒煉一面傳授庶可銀煉成而仁兄此法亦精矣好在日前說過小弟進京銓選是可行可止的事不妨爲仁兄耽擱改日還要相煩攜帶至未曾遊覽的處在一遊劉蘊聞嚴公子應允歡喜非常道小弟殷殷留駕亦因做地仍有三四處名勝所在仁兄未能周遊如隨園等地皆做省之巨觀不料仁兄先有此意可謂英雄所見大略相同少頃擺飯吃畢嚴公子又到亭子上作了一回法命添了炭火方回書房歇息劉蘊將田文海喚至僻處說到姓嚴的允定再煉一次但要多備銀兩爲母始不枉月餘的辛苦我想一時萬金巨款如何措辦得出你該知道我迥非從前可比早二三年前數萬金也不吃力可知我寬裕的時候亦不樞心挖眼做這買賣若坐失此機會又大可惜只有一策明早你可將後樓上所有堆置不用的那些屏風桌椅等物可從後門一齊發出變賣約計也可得數千金其餘不足之數你有甚麼門路轉借他數千金一用原加利償還斷不食言你忙了這一場我自有的耐勞之處你却要代我辦了道地田文海沉吟了半晌道明早我先將物件變賣看該得若干其餘想了一條門路在

此若以重利惑之庶幾可成但是辦成了日後銀子煉了出來我要多沾潤些那時少老爺不可吝惜哄騙我今日白忙一番劉蘊笑道可惡你這東西又來放刁了見我哄過你幾次的田文海道非是怕少老爺要哄騙我凡事交代明白老靠些兒說罷轉身去了劉蘊仍去陪嚴公子閒話吃過晚飯嚴公子又上台誓符念咒一次分付看守的家丁夜來小心火是斷不得的遂向劉蘊作辭回廬約定明日過來劉蘊送出大門方回因一月忙乏了也欲早爲回後安歇又諄囑田文海明晨不可快事還要做機密些若被嚴嗣陵知道銀兩是變賣借貸來的定然要恥笑我田文海答應也回房去睡好養精蓄銳的明早去辦那萬金銀子未知來日嚴公子煉煉的母銀可能以一化十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三十五回

西冷野樵著

嚴公子入手作遠颺

劉御史痛心得奇疾

話說田文海次早起身派了幾名粗使家丁開了後樓將一切屏几桌椅等物全數發出由後門運到一家大本錢收買木料的店內田文海走進拱拱手道店東我有若干細料木植傢伙不知寶店可收買麼開店的見有交易上門迎出來道尊件在何處待我瞻仰瞻仰如果頂好的可以收買田文海向外招呼了一聲早有十餘名家丁扛進物件放在店內開店的走過細看了一回果然畫是紫檀鐵力楠柏等木雕嵌的工夫又極細整知道這宗交易不小忙叫夥計送茶裝烟又請田文海到櫃內坐下問道尊件若真心作成小店請分付個寶價田文海笑道不真心要賣難不成把這些老重的物件抬出來耍的麼但價目不對我是不賣的必須求善價而沽諸現且這宗物件皆係加重頂高的木料目下外面舖子上多買不出至少要五千銀子開店的搖頭道那能值得許多若有五千銀子打造新的還要不了呢極多只值二千

五百兩如要再加不能遵命田文海連說不妥不妥我因急需用款纔肯減價五千金丟手倘有人用得着這些物件買我的不得七千兩也買不去倒驚動寶店了即命衆人抬了回去自己也起身欲行開店的上前攔住道且請少坐容再商量我寔因尊件尚好方衝口出二千五百兩尊駕不信可至別人家問一問竊恐連這價目都擰不上罷罷尊管們多遠的抬來我添五百兩再多那我真不要了田文海仍然不行又齟齬了一會爭到三千二百金方肯開店的時候了幾名店伙往外一樣一樣的點明般入裏面當偕田文海至銀號內如數兌交衆家丁又向開店的硬索了二十兩小費田文海先令衆人將銀兩扛回府中自己復往各處向來認識的舖戶與劉府共交易的多寡不等湊借了二千數百金並成一張銀票急急回轉府內見劉蘊正坐在廳上田文海遂將變賣的銀兩挪借來的逐一交代共計六千有餘所有借的這宗款目言明照典例行息三個月歸結若過期不還以雙利加算劉蘊笑道不過五十日就可清償還能到三個月麼這是不足萬金如何是好我昨日那般囑託你原身沒有辦得如數你也太無用了田文海聽

了舌頭一伸道我的少老爺你好輕鬆話兒除那變賣的銀子就是這二千多不知費了多少說項幾家湊成的如今的銀錢還不難嗎你老人家平時庫內有的時候動動嘴要多少即是多少自家有毫不爲奇而今開口告人好比登天樣的吃力晚生無辜陪了若干小心又看了多少面孔託庇有得借了到手還是我們府裏有點名聲外人不識細底猶認着府裏仍如當日那樣好法若曉得變賣到東西沒說二千幾我恐二分幾多借不到呢而且已得了六千有餘煉煉出十倍來六萬開外了下次再鍊即不慮沒有本錢你老人家何須性急將來源源燒煉起來還有嫌多的日子呢田文海正與劉蘊咕咕唧唧的計議忽見家丁來回道嚴少老爺到了劉蘊即命田文海將銀子收過少停連那銀票也帶人去發了家來預備好用說罷忙起身出外迎接嚴公子入內茶後嚴公子同劉蘊到花園亭子上叫劉蘊行禮謝了神將命撤去炭火將瓦罐箱出涼透又喃喃念了一遍咒揭開封口劉蘊走近見滿滿的一罐銀子心內好生歡喜果真其法如神並非虛謬倒了出來大小錠件不等足足百十餘兩只多不少恰好田文海也走上亭來與兩

旁伺候的家丁見了莫不暗暗喝采稱奇劉蘊即命收去亭中各物捧着銀兩邀嚴公子仍回書房嚴公子笑嘻嘻對劉蘊道所囑幸不辱命此時仁兄可信弟非欺人之語劉蘊連稱豈敢田文海早在榻上設了烟具讓嚴公子吸烟劉蘊又說到銀兩已措了六千有零專候仁兄示知何日好待小弟預備嚴公子道亦須三日後方能再行仁兄可着匠人先將亭中挖一大坑周圍要一丈寬深處亦要一丈四面用方磚砌成外買一百担木炭其餘仍照前日用的各物亦為添置又笑道前後計算那煉成的百金也僅够花費了劉蘊一一答應叫田文海似去承辦又將嚴公子墊用的十兩銀母秤出還嚴公子大笑道仁兄何器小若是十兩銀子值得甚麼仁兄尚斤斤作此俗態未免太小量人了如仁兄寔在不安何妨暫存尊處留作晚間東道何如劉蘊見他堅辭不要只好罷了說聲遵命連那煉的銀子一齊收過少停吃畢午飯劉蘊陪了嚴公子到綺紅處開談又到南京城內有名的妓女家逛逛至暮方散回至府中田文海接出來道覽勝亭內磚坑已叫匠人砌就寬深皆係一丈木炭也買了百担有零多堆在亭外共用了六十多兩銀

子其餘應用零星各物俟嚴公子來了買也不遲早間銀票亦取了回來都一併交與大姨奶奶房內劉蘊點了點頭回後去了田文海料理一日也覺困乏吃過晚飯自去安睡轉眼三日早一天晚間劉蘊又親去相請次日旁午嚴公子方至同劉蘊到亭子上看了磚坑當叫添買應用各物先將木炭在坑底鋪下一層一千多銀子全數放在當中上面又用木炭蓋頂仍於亭左搭了板台點齊香燭請劉蘊更換吉服拜神嚴公子將髮辮解開披髮仗劍登台誦咒燒符印諸事行畢下了台將藥傾了半升許在坑內即命舉火待木炭盡燒着了始用水泥封糊只留一個數尺圍圓的小洞好出烟透氣與添燒木炭每日仍是三次登台作法至晚方回廡所又撥了兩名家人過來同着劉府家丁看守晝夜分班巡視恐劉府眾家丁多是生手偶有疎忽前功盡棄劉蘊一心專候四十九日工程圓滿終朝坐在府內足不出戶到了一月之期說也奇怪那封頂的泥間有裂縫透出火光五色斑斕火頭上的烟皆作青紅二色劉蘊忙來詢嚴公子是何原故嚴公子大笑道此即母銀被藥性煉透現的光彩所謂爐火純青是也但凡火上有五色過

此則一化二二化四的化生不已到了四十九日即化成十倍劉蘊聽了不住的點頭心內無限歡喜眼見准准的六萬兩到手了暇時即央嚴公子教他燒煉之法嚴公子開了一紙藥方將配合的法製寫註明白又將拜壇封坑的符及每日三次的咒語一一傳授劉蘊逐日除陪嚴公子閒話之外即用心用意習學又背地偷試了一回只化出三四倍來更坦然不疑以為符咒尚未鍊精故不能全驗自此遂盡力的講求這日已至四十五日只少四天即可成功劉蘊恨不得兩日併作一日過方纔遂心嚴公子近日亦要至三鼓後始回下半夜劉蘊與田文海輪班巡守甚至渾了嚴公子即宿在劉府每日添火添炭都是他自已動手說因大事將成這幾日正在緊要關頭恐家丁們不慎致有疎失豈不負了一番辛苦劉蘊見嚴公子這般光景心內反過意不去連日皆備盛席款待嚴公子吃至半酣之際笑向田文海道大事將成我們近日也忙够了此時纔二鼓時分趁着這好月色我與你忙裏偷閑到綺紅家走走我有四五天不去了又對劉蘊道不約仁兄同行你可早為安歇明早五鼓要耐謝守壇神祇小弟已命家人們備了牲禮伺

候劉蘊在平時斷不肯不與他們同去因現在貪得心重無暇他念連聲答應道仁兄既然高興可叫田文兄奉陪一往但須去去即回恐亭內沒人照料嚴公子笑道仁兄只管放心去睡小弟連日親自巡守不過格外謹慎之處若論小弟平日在家燒煉都是這兩個小价照管從未錯過半點兒何況又有尊紀們幫同監察可保萬無一失縱然小弟今夜不返定叫田兄早回以免懸念即命收了殘席少坐片刻起身邀了田文海也不用手燈出門而去劉蘊又到亭內看了一遍囑付眾家丁一番大眾須要小心看守你們辛苦之處我老爺事成多有重賞又命添了炭火方回後歇息且說嚴公子與田文海出了門步月閒談甚為愜意不一會到了綺紅家內綺紅同着眾姊妹出來迎接至房中坐下綺紅笑道二位老爺好多日不來了今晚甚麼風兒吹到我們這小地方來我只認你們惱了我家不但不來連我姊妹們也不叫了去嚴公子大笑道這幾日實在忙的不得了就怕你姊妹們要疑惑我見惱所以偷空同田老爺特來奉看果然你即疑猜到這一着兒好在我們業已來了可見不是惱你再不用說挖苦話罷我適纔在劉老爺府內

酒都沒有吃着生恐遲了不及來此現在覺得飲興甚濃你家有好酒可取兩壺出來我們大夥兒賞月小酌倒還有味綺紅聽說忙傳話外面備酒伺候少停擺上幾色菓晶與幾壺酒來大眾起身挨次入座楷奉行令甚爲熱鬧嚴公子又暗暗叫綺紅等人把田文海灌醉好看他那個醉樣兒狼有趣的綺紅點頭滿斟了一杯酒雙手送至田文海面前笑盈盈道我久聞田老爺量大如海却從不肯多吃一杯今日愚姊妹們要求田老爺賞臉每人奉敬三杯千萬不要抹我綺紅的面皮教嚴老爺看着笑話說着一蹲身坐在田文海腿上一隻手勾牢田文海的脖子這一隻手十指纖纖捧着酒杯又親自嚐了嚐冷煖方送到田文海嘴畔田文海早已身子酥麻了半邊笑得眼睛都合了縫道我吃不吃那怕醉死了怎敢抹起綺姑老太臉來我姓田的能有多大胆量不怕罪過嗎仰着脖子一吸而盡引得滿座縱聲大笑綺紅見他吃完了又敬過第二杯酒來田文海道不敢勞動讓我自己吃罷嘴裏說着那一隻手由綺紅的襟底下伸進摸到一對軟滑如綿的奶上似新剝雞頭嫩肉一般更覺魂飛天外綺紅笑着用手推他不料身子一側左

手一幌杯內的酒潑得乾淨綺紅即說吃下的酒不算了誰叫你捉弄我仍罰他三杯嚴公子插嘴道該罰該罰田兄未免欺我太甚少停我還要罰你吃呢田文海搖着頭道嚴少老爺你再不可挑撥了手內又畫着圈子說不知者不罪晚生一之已甚豈可再乎四座又狂笑不止田文海吃到第三杯伸手在綺紅小肚子上捏了一把綺紅跳了起來連叫不算不算這個吃法吃到明日都不中用我不能敬你的酒反給你開心麼與罰六杯了田文海作揖打躬自認多少不是綺紅方應允只罰三杯要規規矩矩的喝遂將三杯酒一齊斟下綺紅抓着田文海兩手怕他又亂摸亂鬧的叫田文海伸着脖子在桌上喫田文海沒法只得嘴來就酒盃如狗黏食一般笑得嚴公子等人前仰後合的打跌綺紅俟田文海吃完方放了手先後共吃了六七杯酒田文海已醉有七八分頭似潑浪鼓的搖擺不定口內啞啞說綺紅惹了座眾妓也過來敬酒田文海雙手握着嘴死不肯吃眾妓那能饒他又亂纏亂推的硬灌了幾杯田文海早醉倒椅上酣呼大睡嚴公子命人將他抬到一張涼榻上放下起身分付綺紅道我還有他事一往若伊老爺醒

來說我在劉府等他遂匆匆而去劉蘊黎明起身洗臉漱口已畢即向
花園裏來到了亭外見靜悄悄的沒有一人又見磚坑上烟火全無狠
嚇了一跳急忙走入伸手摸坑上的封泥多冷了竟似半夜裏住了火
的情知其中有變心內早突突的跳了起來回身見台上橫七豎八的
躺着幾個人近前一看正是看守的衆家丁盡沉沉睡着狠命的推醒
他們衆家丁翻身坐起揉眉擦眼不住的呵欠劉蘊細看單單不見了
嚴公子家兩個人分外着慌頓足道你們這一班死人奴才教你們看
守炭火誰叫你們睡的呢這可不是坑殺人麼嚴公子派來的兩名家
人那裏去了衆人聽劉蘊叫罵方嚇醒了一齊跳下台怔怔的回道小
的們在這裏看着炭火沒有去睡誰老爺家的二爺也在這裏說着即
用手去指意在說這不是他家人嗎衆人再定睛一望果然沒有嚴府
家人又回頭見坑內火氣全無再想到夜間的事衆人不禁面上失色
急了半會道不不曉得他們那裏去了大約是闖了解手去劉蘊直氣
得暴跳如雷兜頭大喝道做你娘的夢呢少停自然會同你們算賬還
不代將坑內火引着了衆家丁忙取了火具七手八腳的到洞口

來引火再蹲身朝內一望不由得齊齊失聲哎呀劉蘊急問怎樣衆家
丁顫抖抖的道不好了坑內空洞洞的好像多沒有了劉蘊趕忙走
過一脚蹬碎封泥滑嗒一聲都倒了下坑幾乎連自己也跌下坑去定
神細看那六千多兩銀母半點俱無只落了半坑炭灰而已劉蘊此時
魂飛魄散連呼怎麼了怎麼了回頭對衆家丁道多快在你們身上這
不是要人命麼你們隨我到書房裏來有話再說劉蘊大踏步走出衆
人你望我我望你面面相覷毫無主見只得硬着頭皮跟劉蘊來至書
房劉蘊直挺挺坐在椅上道好好好六千多銀子都被騙盡你們怎
生約同去睡又怎生姓嚴的家人逃走你們多不知道其中必有隱情
好端端的照直說出若有半字含糊你們想留一個活的多難說罷將
桌子拍得如爆竹一般一疊聲的叫快說衆家丁此時已有六分明白
萬難胡混過去遂一齊跪下叩頭道小的們該死求爺暫息雷霆容小
的們細稟就是處死小的們也不冤枉不知小的們亦入了那姓嚴的
圈套昨夜爺分付過了回上房安歇那姓嚴的同田大爺出外又是爺
曉得的亭子上只有小的們與姓嚴的兩個家人小的們本欲輪班換

着去睡一晌兒他兩人說連夜是要緊的時候沒說火不能熄就是炭添遲了火力稍微都有妨碍寧可辛苦些兒沒有小心出亂子來的我們大家想點故事談談也可解了磕睡小的們見他兩人說得如此慎重即不敢去睡他兩人又說你家主人四天後即發財了又習成煉煉法術將來自燒自煉逐年行去還怕不是南京城裏第一家巨富麼你們亦是個小財主了小的們回他道我主人自然發財我們縱然看守勤謹不過賞個一二十兩銀子一年即煉煉十次我們也僅得百餘金那裏就算個小財主何況燒煉一次也不能即賞一次他兩人笑謂自有生財的道理不瞞你諸位說我兩人跟家主有五六年了計算所得也不下萬金諸位若僂個東道請我兩人可以教導你們爺的明見誰不想發財呢小的們一時受了愚惑問其原故他兩人道凡燒煉一次總可得十幾倍皆因藥性猛烈將母銀煉走了幾成所以拉扯只得十倍那煉走的幾成却多在坑內不是鑽入土中即鎔入磚石須將坑裏磚土挖起用淨水浸個十日半月然後另配數味藥末同水傾入鍋內熬煮一晝夜水底結成大塊如白鉛一般取出再換淨水煮煉如是者

兩三次即成紋銀核計母銀百兩可煉出五兩你主人放了六千母銀眼見此番即可得三百金了難得你我們同處兩家主人又是世交我們亦是好朋友了只要你們僂個薄酌請我兩人聊作地主我家主人既將燒煉的法術傳授你家主人我們也將此法傳授諸位小的們聽他兩人說得千真萬確一時胡塗信了他們的話又因爺與姓嚴的皆不在面前遂去買了酒菓請他們吃誰知他兩人是有心算計任意勸小的們吃酒後來不知怎生多醉了睡在台上他兩人如何動手盜去坑內銀兩小的們實在不知若是小的們有心通同作弊得了手也該與他們一齊逃走這是小的們句句真情毫無半字欺瞞小的們自知該死失去銀兩要求爺格外施恩姑念小的們亦是落人圈套並非有意疎忽說罷連連叩求不已劉蘊聽說直氣得目瞪口呆坐在椅上動彈不得暗想我中了姓嚴的計何況他們更難知覺正躊躇間見田文海匆匆走入劉蘊見了他心頭分外火發立起指定田文海大罵道你這該死下流東西我抬舉你幫同照應那知你全無人心一味貪杯悞事我只問你昨夜同姓嚴的出去怎麼你今早一人回來姓嚴的何處

去了就着交在你身上若沒有姓嚴的交出我先送你到縣裏去辦你通謀田文海在綺紅家睡覺聞說嚴公子已回府中急急跑回進了門見劉蘊氣的鐵青面皮坐在廳上衆家丁都跪在地下叩頭求恩正不知何故忽然劉蘊指定他大罵又限他着交姓嚴的越發沒了頭緒劉蘊的站在階前望着劉蘊半個字都說不出劉蘊見田文海沒有回話更拍桌敲台的罵不住口劉蘊愈罵田文海愈無主意內中有一個年老家丁扒上幾步道爺請息怒姓嚴的騙了少爺連小的們多擺佈得如在夢中料想田大爺也是不曉得的一句話道破劉蘊遂從頭至尾說知田文海如今銀子已被他騙去有甚麼法則可以尋找姓嚴的你昨夜是陪他出去的怎生容了脫身亦不能置身無過田文海聽了方豁然明白連說怎麼了怎麼了姓嚴的有多大胆子竟敢於禁城之內拐騙銀兩少老爺急也無用惟有一法趕緊到吉亨客寓裏將店主鎖起着他交人一面赴上元縣報案趁他去尚未遠或可追尋得着你老人家無辜的罵我罵得晚生昏頭塔腦幾乎連這主見都想不出劉蘊心內急的毫無一策只有誰說誰是忙叫備了兩匹快馬與田文海騎

坐領着衆家丁飛風到客寓裏來少頃已至廡所跳下馬匆匆走入恰好店主出來劉蘊亟問道嚴老爺可在這裏店主道在這裏呢劉蘊這一喜非同小可忙命衆家丁將前後門守住不要讓他走脫店主見劉蘊如此行爲不知何事劉蘊又問道他的家人也全在你家麼店主道小人還有下文奉稟大老爺忽然叫二爺們看守前後門戶怕誰走脫呢劉蘊道怕誰呢就怕姓嚴的店主道嚴老爺清早即走了劉蘊大驚道你纔說在這裏怎麼又說走了究竟在你家不在你家店主道小人還沒說完爺就發起急來小人怎樣好再說下去劉蘊頓足道快講快講店主道人是走了他房內裏西窗丟在這裏臨行分付小人若劉老爺來尋我就說我暫往他處一行所有多謝他的物件全數領了他若捨不得可說我一半月即要來的再還他罷小人回爺在這裏是因他的東西未曾帶去必然是要來的劉蘊聽了氣得七孔生烟舉手一掌打得店主幾乎跌了出去劉蘊又一連幾腳踢過店主抱着頭蹲在地上連呼哎喲田文海急忙走過扯住劉蘊猶自怨氣不息喝令衆家丁將店主鎖起又到嚴公子房內見細軟全行帶去丟下的不過粗重物

件此刻劉蘊更外着急惟有亂罵亂跳田文海道少老爺不用耽延快
向上元縣報案要緊遙想姓嚴的清早動身只好走下數十里路程火
速請縣主出差緝獲爲上劉蘊點首稱是一面叫當坊保正看守吉亨
客廡卽轉身出門上騎命衆家丁帶着店主到上元縣衙門裏來那吉
亨屬的店主嚇得如被雷打一般摸頭摸尾不着又被劉蘊拳打脚踢
得天昏地黑不知犯了甚麼大罪一路上細問衆家丁始如夢乍醒叫
起極天的屈來大哭道姓嚴的我入死你家媽你拐了劉府銀子逃走
可知我爲你代累苦了我與你前世甚麼冤仇列位大叔積點陰功求
爺饒條狗命罷我實在絲毫不得衆家丁拖着店主隨在馬後飛跑
任他苦苦哀告也沒人飲保少頃到了縣前劉蘊也不待通報與田文
海下騎一直入內門上見來人勢頭不好不敢阻擋搶一步進去稟報
上元縣接了兩人入內彼此見了禮坐下劉蘊卽將拐騙情由對縣主
說明上元縣連忙升堂帶了店主細問實係不知分付帶過一旁卽當
堂標了火簽差了八名快皂分四門緝獲限三日交案不許狗延將店
主暫行管押又封了吉亨客廡俟姓嚴的拿交到案審明果無通同再

行釋放劉蘊作辭上馬回府此時閨傳出去滿城盡知莫不吐舌搖頭
說這姓嚴的真好手段又有暗中嘆劉蘊平日刻薄人應有此報不怕
你屬狗陰的難入難出他鑽得入去卽打得出來劉蘊到了府中內外
人等多在廳前交頭接耳議論見了劉蘊回來齊上前爭問姓嚴的可
有看落那三位姨姪分外關心劉蘊嘆了口氣道再不要提起真真做
夢也想不到遂說業已報官刻下四門差人追獲限三日交案衆姨姪
聽了皆嘿無言垂頭喪氣劉蘊也坐在一旁嗟聲嗜嘆田文海勸道
少老爺多要看破些銀兩騙去是件小事若將萬金之軀急壞却值不
得好好在已學成燒煉法術慢慢的補足就是了這句語提醒劉蘊始畧
解愁腸過了三日親往縣中催案仍無着落上元縣又加了兩名差復
限三日誰知這新聞傳說到那借銀子幾家舖戶耳內多驚慌起來約
了田文海過去要索借項情願不取利息那三個月限期萬不能待田
文海回府與劉蘊商議劉蘊亦無力一時措還惟有勉力湊了數百銀
子燒煉能化出十倍來卽可清結那料照樣行去皆不靈驗反將母銀
煉少了若干方知姓嚴的作法多是假的想係藥力原故依方配合藥

料亦全然無用劉蘊這一急非同小可只落得恨罵而已外面各債又
仍不足數又將本宅住屋花園轉賣於人自己另尋了一所小小房屋
居住始將各債彌補清楚外人皆知劉府窮了從此更拖欠不來上
元縣的案雖然疊備無如首犯遠逃難以即獲差役等人三日一追五
日一比的都沒有着落上元縣又懸了賞格在外聞風送信者給銀五
十兩社交來衙者給銀一百兩遍處貼了賞格仍是杳無消息初時劉
蘊到了一限即赴縣內催問以後問差役人等有因道比身斃者也只
好暫緩劉府眾家丁見主人家道日敗又因劉蘊不時打罵將他們出
氣遂紛紛託故各散那一班梨園清唱在劉蘊甫經拮据的時候即另
尋主顧別去近來除了三位姨娘與大姨娘新的一個女兒親丁五
口其餘男婦人等只剩了內外六七人多是受過劉先達昔日的恩惠
不忍拋撇小主人連田文海都借事搬了行李出府不過每月來走一
遭劉蘊終日想到姓嚴的騙他一節即憤填胸膈咬牙切齒的痛恨或
尋事內外人等打罵加以衣食日迫只靠搜羅物件拆變用度劉蘊往

日又尅薄異常無處借貸更增煩悶漸漸喜怒不定若是病魔先不
過自言自語久則鬱悶太深痰火上炎竟成了瘋顛之症時而笑時而
哭舞刀弄棍的趕人殺打嚇得三位姨娘與幾名男婦多不敢見面有
時赤足蓬頭跑到街市上抓住行路的人混撕混咬人見他是個瘋子
無理可說甚至衣服扯破面目抓傷只好自認晦氣走開劉府門前那
一條街上都斷了行人幾名不去的男婦初時原不忍走無奈受不過
劉蘊的凌辱又見他每日殺人打人有性命之憂男婦等約齊了到劉
先達神主前伏地大哭一場不別而去可憐三位姨娘一天都不得一
餐飽食面前又沒了使用的人有時劉蘊鬧着打了進來分外害怕大
姨娘是有母家的帶着親生女兒回了母家二姨娘三姨娘皆是蘇州
人年紀又輕又是行戶出身那能受這般苦楚亦隨大姨娘回去自家
揀個年齒相仿的人各各改嫁另投生路單丟下劉蘊一人他此時瘋
疾日重三位姨娘逃走他也不知逐日瘋瘋顛顛的在合城亂跑餓了
搶些食物不問美惡吃他一飽甚至三五日水米不得入口有好善給
他些殘羹冷炙充飢夜間即在街市上睡臥弄得垢面裸身形同鬼魅

親族中平時多恨他行爲不正也不來過問那一所新買下的住屋亦被原業勾同隣舍私賣去了一日雙福在街上碰見劉蘊不禁點頭嘆了幾聲回來卽稟知小儒小儒唱然道我早知此人不得收場他在常州投河我救了他性命應該從此洗心革面纔是不料劉先達一死他在喪中卽蓄養姬妾梨園一味浪費此人良心已喪安得不敗也是他父子平日作爲的果報這日相巧小儒出來拜客劉蘊忽然片刻明白讓過儀從突然上前一把拉住小儒的八人大轎喊道小儒兄久違了我被那姓嚴的騙得好苦兩旁隨行的人見劉蘊拉住轎扛狼吃了一驚一擁上前大喝道你這瘋子該死敢衝大人的道又擅呼大人名字應當何罪還不滾掉了那條棍皮鞭如雨點相似打下小儒坐在轎內初時倒被他嚇了一跳子細一看不覺心酸起了惻隱之念急喝住衆人不許動手問道你還認得本部堂麼你攔住我轎子意欲何爲那知劉蘊被衆人一陣吆喝打罵又迷了本性指定小儒哈哈大笑道你知我是誰我乃玉皇大帝親生三太子只爲失手打碎香案上八寶乾坤如意淨瓶貶往人間做一朝人王現在上帝差了三十萬天兵天將及

四大部洲各路神祇下凡助我開疆拓土建號稱尊享受人間大富大貴拿嚴嗣陵那奴才剝皮揶揄報恨洩忿你本是我父上帝駕前一名童兒我所以認得你昨日我已降旨與你命你做前路先鋒殺了姓嚴的叙你首功日後我登了九五封你爲王如敢違旨立即梟首衆人見他亂說瘋話又要上來打他小儒搖手道此等瘋子何足計較再見他形容枯槁面目歪斜與當日那翩翩佳俊竟成天淵心內着實不忍卽命衆人好好扶他過去當傳飭上江兩縣諭知合城居民人等不准欺他瘋顛任意作踐他若搶了飲食去吃開明若干五日一報上江兩縣本部堂照例給價上江兩縣奉諭傳齊各坊保甲分頭曉諭合城知道合城的人得了信爭着給飲食與劉蘊吃每日加倍的呈報兩縣到總督衙門內領價自是劉蘊逐日倒得個飽肚上元縣見失主不追也緩了下去了封海捕文書將就了事又知吉亨店主實係無辜着取保釋放小儒回衙來至後堂將在街市上遇着劉蘊又如何安排交代上江兩縣可以不致餓死說與方夫人知道方夫人點頭道此舉乃一大功德遙想劉先達昔日赫赫當朝宰相名重一時劉蘊又是少年科第

位列烏台亦可譚堂構相承了惟心地不良他父子踵繼作惡卽一敗
若是而今劉蘊又得此奇疾爲萬人唾罵真是眼前地獄報應昭彰可
惜這一分人家竟成烟消火滅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斯言非謬我家先
後兩次救他也算盡了同年一場情誼夫婦正在歎息忽見雙福上來
道二老爺從杭州回來了未知陳仁壽來作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